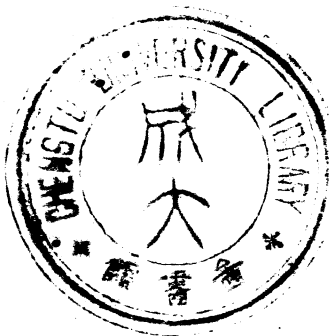


馬六甲的奇蹟



馬大少爺的奇蹟

黎錦明著



現代書局

1928

AK

1928 2 1.5 分冊

1928 3 1.5 出版

1—1500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目 次

馬大少爺的奇蹟	1
株守	41
人間	59
上衙門	67
一個死者	81
小 岔 兒	89
一個瘋人	113

馬大少爺的奇蹟

詩人李白題辭：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詩人 Dryden 題辭：

“Nor is it duty, or our hope alone,

Creates that joy, but full fruition.”

—

四圍盡皆樹影，花香，鳥聲，山色……否，那是一條馬路，只有享有者的華麗偉岸的樓屋，只有享

有者的弦歌和嬌語；微笑，藝術，和平，幸福，都生存在這裏面。

一輛汽車，坐着一個少年；那在飛駛中的一點安祥的笑意，一點遠颺的雪茄輕烟，正象徵着他的快樂。他剛從他的岳父公館裏出來，汽車直朝花兒街駛去。

這少年這回爲的是報一個絕大的嫌怨。他用了一種藝術方法。汽車在紅寶家門口停住時，他將馬褂脫下來交把車夫，登着那換了的露窟窿的襪和半舊的花緞鞋，將小紗帽沾一點灰，斜嵌在腦頂上，搖搖拽拽的撞進門來。

『嘎——一位。北廳！馬大少爺……』那守在屏風口的烏龜大叫一聲說。

花院裏很沉靜，只那挂在簷邊的鸚哥怪聲學着喚客。在門縫裏他瞞見紅寶還在梳頭，黛玉在牀邊焗衣服，綠玉和珍珠在鏡臺前面搽粉。老鴇板着臉在那壁咒罵着。

他閃進門，便聽見珍珠和黛玉假親熱的叫了一聲「早哇」。紅寶還微笑着回了回頭，綠玉却早



在鏡裏瞥見他身上的馬褂沒有了，連襠也不在。

『馬大少爺，您真是……』老鴇勉強的站起來，替他倒了一杯隔夜茶，道：『人人都說您什麼都高興！自然，人要高興纔有福氣。您來了，誰又不巴結巴結？您憑眼兒瞧瞧，咱們這兒的客人無論是辦大差事的，辦小差事的，做買賣生意的，當公子的，那個不是一天兩三趟，三天七八十來趟？是呀，咱們這兒，誰都說！茶烟又周到。招呼又靈快。鐘頭又準兒。姑娘又不亂跑，就腳跟兒給抽了筋也會說會笑，愛奉承，愛巴結。什麼都有個七八開。不說別人，就說對您馬大少爺，北邊兒不比在蘇州上海，從來就不打雷；若是在蘇州上海，就雷打上了頂都不能怨你半個字！真的，咱們姑娘七八歲就教起，教出來那一門兒的客人是什麼心，什麼癖氣，想什麼，要什麼，都摸得出來，比一部洋書都說得通。比方說，昨天晚上十二點，咱們這兒正來了好幾個客人打茶圍，誰知道新昌那鬼吊了魂的小夥子又找上門來啦，連擋也擋不住，就只拚命的嚷那個幾塊那個幾塊，那個幾塊幾毛；唉，客人都呆着啦。還虧

珍珠見巧兒，把今天買早飯米的錢偷出來給他懷裏一捧，說，明兒十二點咱們再叫你罷。唉，剛纔不是又來了嗎？……真叫我……您瞧！等一會兒又得來！……』說着，便把手絹朝眼上一蒙，做個耍哭的樣子。

馬大少爺早就沒有聽見，一股坐在珍珠旁邊，給她親了一個開心的嘴。

『噯，大少爺……我說您真寫意，』珍珠低聲道。『您怎麼連馬褂都不着呢？』

『上了當舖啦！』他立刻一嚷。

『真的，真的？』珍珠瞅住他道，接著看了看他的腳後跟，又瞥了瞥他那翻轉來的帽子。『噯，我就不信；您當了馬褂咱們可要去拉黃包車啦。』

『你當真不信？』

『你信我不信！』綠玉在那壁叫道，便扭扭蕩蕩的跑過來將手往他懷裏一伸，將一隻薄薄的皮夾子掏了出來。他的皮夾原是空的，鈔票却早已藏在襯衣口袋裏了。

皮夾給綠玉翻了一通，僅僅只掏出幾張安了

四五個頭銜的名片和一本長期的遊藝場入場券。她將入場券往自己的懷裏藏了，嘴一撇的一聲冷笑，將皮夾丟在珍珠的鏡箱後面。

大少爺却打了個大哈哈說：『實在，一臺客就請了我一百二十塊。趕明兒罷，一定請你逛通晚；老三，你要什麼呢？什麼都答應。』

『什麼我都不要！』綠玉苦着臉道，『明天！又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那嗎就今天好罷？』大少爺沉吟着說。

『今天什麼時候呢？』黛玉在那壁搶着問。

『今天……晚上十點。』

『不成！』

『九點？』

『也不成！』

『那嗎就喫過晚飯？』

『也不成！我說大少爺真個要做東，非得立刻就去。』綠玉說着，彷彿很動惱的模樣將他使勁一拉。他笑着乘勢將綠玉一撲，抱着她放在膝上廝鬧起來。

老搗只是在那壁假聲假意的嘆氣。

『老三，你別傻了罷，』始終沒有動聲色的紅寶嬌着喉音說了，將梳理好了的髮往腦後一揚，露出那幅娥媚而蒼白的臉來。『人家找着你開心，你聽見了沒有？我說，大少爺一走來就說謊！他從來沒有說過謊；今天聽見了廢話，可不是嗎？聽了廢話誰高興呢？老四，還是你去賠個情面兒，咱們有的是飯喫。……』

大家都默然。綠玉便乘着廝鬧在大少爺的懷裏掏着，叫了一聲『唷！』將那一大捲鈔票從他的襯衣口袋裏攪了出來。立刻，她一把掙出了身跳在屋中間將鈔票顯示的藏在懷裏。大家都笑着瞥了她一瞥，

『哎呀，老三你真好意思，』紅寶連氣也吐不過來似的莊嚴着說，『我說你老早就發了昏，快去跟大少爺賠個情面罷。人家帶錢來就准花給你用麼？真是，小器！……』說着，跑過來將綠玉的臉重重的刷了兩下。

綠玉的臉通紅了，嗔着道：『人家寫寫意，我就

不是寫寫意嗎？喲，真個虧了你來！誰不知道大少爺有錢……』說着，彷彿要哭似的扭着紅寶一頓亂揪。

黛玉和珍珠都笑着怨罵綠玉了。老鴛也斗然笑了起來，便馬上叫娘姨，開電扇，擺點心，沖可可茶了。『真的，我早就想我一和大少爺開玩笑，大少爺也一定會和咱們開玩笑。瞧，老三這丫頭還哭！你不是當真叫人家着惱嗎？』誠然，老鴛承認她自己剛纔的哭分明是假的了。

大少爺在那壁開始唱斬黃袍。

一個多鐘頭後，她們都裝飾好了，一齊擁上汽車來。汽車和一條癩狗一樣的在大街上直衝着；彷彿全個街市都踏在他們的腳底下。大少爺第一次覺到這回的豪放，兩臂將排在兩旁的四個粉頸一圍，縱目看著前面正在慌亂的讓避他們的行人車輛，好似，以後他永久是多妻主義的真實信徒了。

他替紅寶買了一雙二十八圓的高跟鞋，替黛玉買了一件二十元的綢衣料，替綠玉，珍珠買了每件十八圓的金頸鍊。半個鐘頭後，他帶着她們在遊

藝園兜了一個圈，在大舞臺看了五分鐘的轅門斬子便當臺叫着『奔！奔！』走了；接着，到一支香番菜館了。晚上九點他和她們回堂來開始又麻雀。十一點，他只得託故出來。他所借的一百八十圓完了，——給仇通通報了。他在汽車上只覺得輕輕鬆鬆的，他的靈魂和汽車行駛時的風一樣的蕩漾。

他回到了公館。

二

他一跨進自家的門便有些愁苦了，很不平的思想：『真是碰鬼！討個黃臉老婆幹什麼用的呢？』

實在，誰都知道前財政總長的女公子綺雲小姐配給馬大少爺是算不得珠聯璧合的，無論她的爺是總長或總統。她并不大醜，只是像一個車夫，而且潑悍。馬大少爺也許是具有高尚的理想罷，老早就沒有顧到這些，因為他的岳父的官銜實在叫人過於傾倒了。新婚的一兩月，他只是拚命奉承她，給她梳頭，擦背，拔痧，……每一次奉承她必得有一次另外的成功。自然，她得着這樣一個美男子

爲丈夫，在一種異樣沉醉之中，什麼事都答應他。一回娘家去她便對兩親說出許多令狗都會笑掉牙的謊話，以爲他實在太過於盡丈夫的責任了。然而，爲着他的條件太苛而且太多了，她對他便有些失信任起來，因此他也漸漸的對她裝蹩腳了。他時常通夜不回，她便通夜守在鏡臺前面老等，瞅着掛鐘上面。無情的時間一滴一滴的過去，有時竟叫着起惱來，簡直想要將擺給停了或者將上面的針倒扒了過去似的。她是這樣的愛她的丈夫！有時，當坐在鏡臺前面時她心中却也發過問：丈夫愛她或許不是真的罷，因爲……；但一矚見丈夫那膩媚的笑容和異樣鮮紅的嘴唇便完全迷醉着了，但也彷彿以爲自己和同樣迷醉了詩人的聖瑪麗亞和雅典女郎一樣。就這般，她得了全世界的三等女子都不會享到的甜香幸福。

她的丈夫這一晚破例的回來了。一進門，她便替他脫長衫，打扇，把汗衫襟扯伸還給他，將頸扣子扣起，接着，對春香亂罵起來，什麼服事他的命命都下了，只恨這丫環少生了幾條腿似的。

『……噯，真是無事忙！』她注視着丈夫柔柔的說，在他的額上撫了一下，『阿彌陀佛，你不是中了暑嗎？這樣的發燒發熱！』

其實，大少爺在暑天從來就沒有得過熱病，整天的不在電扇前面喝涼風，便是啜上等可可冰淇淋。因而他的腦袋終年都是涼的，却只有一雙腳是熱的，到晚上回來就嚷着要洗腳水，澆了半個鐘頭之後，便將那起了雞眼的腳趾拚命的擦。

『……什麼世界！真是無處不是鬼。』他正在擦腳，忽然臉朝着天花板罵道：『又要喫冷飯！公債票三百塊，酒席館百五十四塊，汽車夫也要百二十塊，……明天不交齊又要丟臉。他媽的老子不當強盜，如果要當強盜，起手就得把那班什麼臭督軍省長總長一頓亂砍！哼，留了他們幹什麼？扒錢！一點人情面子都沒有，只會鑽，會拍，……唉，國不亡纔是豈有此理……』罵着，他又叫春香道：『……黃壬生那混賬東西呢？』

『早就睡啦……』春香在門邊顫聲答。

『睡啦？叫馬三把他綁起送來！』

『算了罷，屢，十二點啦，那個不睡了呢？』坐在沙發上吸著水煙的少奶奶嘆口氣說。

『什麼話，我要寫公文到衙門去！這樣的世界……』

『就明天寫不遲呀，屢。』

『明天？明天老子就要辭職！這樣的毛差事誰會幹？不是你爺介紹的，老子早就辭職啦。哼哼，一個月拿四百塊，只殼請一臺客！……去罷，趕快叫他來。』

他剛在妓院裏報了仇，回家來却又想對她報起仇來。她着實的發急；當他剛回時就隱約聽見他叫春香另外在客廳裏去搭牀舖。他湊巧的回來了的這一夜還得要丟開她睡！這是何等的叫她作「春閨怨」呢？

門簾開了一縫，黃壬生哼了一句「呼龍耕煙種瑤草，逐鹿登雲試劍花，……」躬了進來。他是這公館裏的一個久居的食客，除開一件罩在身上終年不換的竹布長衫和那善逢迎阿諛的老笑臉外，什麼都沒有。因為窮，他無論怎樣也討不到大少爺的

好，可是老太太說他到底是馬家的故交，給他每天養鹿茸驢膠補神。因為老太太畢竟有四十來歲了，一到晚上十二點便氣痛，聽說壬生會手術，特的請他按時進房去給她搥腿！然而他一出老太太的房門便什麼身份都沒有了，在馬公館的人看來彷彿茅廁板都應該給他砥光似的。有時竟連汽車夫和廚房裏的小毛崽子都誠心對他捉弄起來，好像是喫陳醋。

黃壬生走進來對大少爺請安。大少爺板着臉將腿一伸，就叫他擦腳。他只是笑嘻嘻的，蹲下來捧住大少爺的腳皺眉一看，嘆口氣道：『唉，紅肉沾沽的，好重的溼氣啊！』

『壬翁，我並不是和你專門開玩笑，實在，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大少爺說的却異常和平了。

『豈敢，豈敢！有何見教？』

當壬生「受寵若驚」的一起身，少奶奶却跑了過來，附在大少爺的耳邊不住的悄聲說。大少爺似乎有些自在了；起先只是慍聲說『不幹，不幹，決計不幹！』漸漸的却點着頭微笑了。於是，雙方都訂約

成功了。少奶奶便叫春香將客廳裏剛搭好的牀舖拆開。大少爺便囑壬生趕今夜替他修書，還叫春香替壬生開燈，好提神補氣。

壬生笑吟吟的答應了，做個十分自然的樣子將少奶奶的水烟袋順手攬過來「弗六弗六嘶——」的吸著。

這一夜一切都安祥了。大少爺和少奶奶到明天下午兩點纔起牀。

三

這天下午四點鐘，氣候已到了九十八度，馬公館客廳裏却涼爽得和秋天一樣，只那從電扇發出來嗡嗡的風聲。大少爺躺在沙發上，一點生氣都沒有似的，袒着胸膛抽雪茄烟。小黑在屋中只是亂竄亂嗅，那短而肥的尾巴搖個不住；偶爾外面街頭上傳來一兩聲「酸梅湯啊……咧」的吆喝聲，牠的耳朵便一豎，很牢的聳着亂吠起來，好像那聲音過於妨害牠的狗權了。老乳貓給牠叫醒了，從沙發底下露出身來一伸，找到主人的鞋底下擦着背。

黃壬生昨夜幾乎抽了一兩大煙才把那封信寫完，吟誦之聲至今還留在睡在他房的對面那老媽子耳裏。這時他開始對着大少爺將他的本領顯示出來，說道：『人情世故，本來勢所必然耳！周公孔子爲古之聖人，伯夷叔齊乃昔之賢士，其所以倡禮教，重名節，也不過爲人心鬼蜮，同室操戈，藉此以挽淫靡之風，囂張之氣也。若夫信札往來，音書傳遞，首必慷慨言辭，高潔其貌，有則當之，無則去之，此皆古聖人之氣概，勢必盥薇敬誦之。故此信雖只洋洋數百言，然鄙人自信，既受君子敦厚之委託，鞠躬盡瘁，枯腸搜索，下筆揮毫，無稍苟且，則惟吾潤甫公子知之。……』

於是，壬生捲開袖將信捧起，吐了一口痰，頭一搖讀道：『岳父大人尊前，跪啓者，猥承大人謬膺懋賞，時勞獎飾，愧悚曷任。日昨晉謁，仰受芝顏道貌之風，俯念高言雅教之賜，承極寵貺，驚喜有加。』唸到這裏，說道：『此處第一折；合會文正公吳錫麒先生信札中之佳句而爲一首重恭維，次及大事。……』

『勢所當然，亦人情物理也。』大少爺彷彿也帶了許多文氣，有韻的說。

接着壬生又讀：『伏維福履端祥，起居迪吉爲頌；』道：『這裏一轉，承接下文。竊思大人威鳳聲高，神羊氣肅，——此又吳公之佳句也，此處又一轉。月餘承接大事，晝夜奔波，叨大人之福，得幸上下安然，只以近來敝局經濟異常支絀，需用繁多。驅車竟無力而罷駕，呼奴以失體而忍聲。月夜當牀，惟聞蕭蕭蘆荻之音，念哀鴻而遍野；揮淚以對嗟來之食，顧令嫗以淒其。避門謹謝朱門雅客；斗室空空；俯首無言以對堂上，涕淚逆流。嗚呼，世道凌夷，人皆怨古，而又安得退守茅廬，親掌耕耘之雅事乎？且夫當今乏用賢明，宵小俱進，小婿雖不才，良用歉然；苟吾丈大人不費吹毛之力，稍進一言，引閉門攻讀之小子而上導，促頗明忠義之匹夫而前途；雲霞在手，清裁雅藻，固宜駕燕許而上之，乃不獲玉署鑾坡，總持風雅。——此又吳公之佳句也。小婿自知棉力微薄，然苟得圖大事，雖肝腦塗地亦無惜也。……茲因翼便，肅候邇嘉，不盡延談。

小婿潤甫再拜頓首，令媛均此致意。……』讀畢，手將眼上的「詭淚」徐徐拭了。

『妙極妙極！……』潤甫叫着，拂起了身，「枯腸搜索」似的道：『見得小時曾讀詩經，記有「歟猗休哉」一句，高雅之至，又頗深奧，用之以恭維少許，想必有補於大事麼？……』

『猗歟休哉麼？妙極妙極。……』

『那麼就這樣好了；今日付郵，日後必大可成功。實在，信是寫的高潔極了。記得英文有言，Very well, very well; sank—yo, very marchy! ……哈哈……』

『Yes, yes! 豈敢，豈敢！哈哈……』

兩人便排並的輪上坑，推推送送的燒起鴉片來。

四

大少爺得了少奶奶的庇護，黃壬生的神筆，覺得前途大有希望，在家裏悶悶的等候了兩天。岳父的覆書來了，但只「公事倉忙，且待有機會，自當如

賢契命也」的沉悶消息。他實在不耐起來，時時想到了紅寶那裏；然他的手頭早已窘了，除開又小麻雀外，什麼都阻障着。於是，他想到看京戲了，便和少奶奶討了二十圓奩金，叫黃壬生陪着到大舞臺來。

一進戲場，他即刻覺得有一個使命。他想到一種戀愛了，……似乎無論那家闊人討姨太太都是從這裏找來的。他朝那一堆「粉白黛綠」中間一看，就感着一種甜美快適。而且她們的視線個個都掛在他的臉上。他找了三個包廂位，皆不適意；末了，發現一個隱在臺柱下的廂位了；旁廂裏只有一位豔麗的小姐和隨行的娘姨，好像也早就注意着他了。

他和壬生剛坐定，便高聲談着用錢的事。茶房將熱面巾和茶送來了，他投了五圓錢給他叫他買一個大洋一支的雪茄來。戲纔開場不久，他瞥了一瞥，不屑於理會似的回轉頭來又和壬生又談着從前參見國務總理時的事。……許久，他纔望了望鄰廂，斗然做個「遇豔」的樣子來。然他曾在電影戲

裏面也學過些見識，便又英雄氣概似的只朝那小姐瞧着。

那小姐知道是他，卽如美人看中了英雄似的朝他一瞟，忽然將背轉過去，靜默些時之後他再看過去，她又一瞟，而且，將水紅手絹兒掩着朱唇輕輕的一笑。他着實着了點迷，但心裏却在想方設計……；只可惜今天手窘，不然又成功了。

大少爺的戀愛從來不是永久的；但這一次倒覺得有些鄭重了。一想起了那黃臉婆他就想起了討姨太太；這許是一個機會來了罷？戲已經到了小菊花的翠屏山了，捧場的只是怪叫着。壬生已有半年不曾進戲園，這一次特別看得入神起來，伸着那瘦乾的脖子也只是亂叫。他想，應該動手了，便含了一支雪茄，大模大樣的對那娘姨借洋火。

那娘姨已看中他的用意了，對小姐笑了一笑，小姐看了看他，也微微一笑，親自將火柴遞給他。

『戲真蹩腳！你不覺得悶嗎？』他笑吟吟的說。

這聲音給右邊廂裏的一個胖子聽見了，哄的一聲把一大堆人都叫轉頭來。他忙坐下，心裏有些

氣虛似的，只得把兩眼送上戲臺去，腦裏却又想方設計了。忽然，他悟到一件方法了，然而眉頭倒皺起來，因為他的腦裏實在找不出一個文雅的字。

『喂，壬翁！我問你一件事。梅蘭芳的芳字不是竹頭加一個四方的方字嗎？』

『那個說的？』

『……何之英那牛皮神說的。他硬說是這樣寫的，還要和老子打賭！』

壬生大笑了兩聲，仍復朝小菊花望去了。這纔使他解了一個難題；於是，偷偷的在滿部都是空白的袖珍日記上撕了一頁，做個很活潑的神氣寫道：『請問貴姓芳名，小生潤甫頓首。』寫畢，很得意的看了一看，藏在火柴匣裏，輕輕的朝那小姐手邊丟去，恰恰落在她的腳底下。

那小姐偷偷將火柴匣拾起，將那紙條莫名其妙的看了許久。一會，彷彿她也將一件東西塞進匣裏，順手放在欄邊。他第二次吸煙借火柴時，便暗地將它摸了過來。他也莫名其妙的看了許久，只驚奇着她竟寫得一筆這樣端正巧妙的字！仔細一看，

才知道是一個名片撕下來的一角，上面是：

『寓東城，魏家胡同十三號。』

他的心裏不禁大樂，將這條紙放在皮匣裏珍藏着。然而他想：她家裏不會有別人嗎？……

臺上的鑼忽汪汪大鳴起來，底下的人頭和潮水一樣的聳動着：散戲了。他只對她的背影留意，跟着，出了大門，見她雇洋車走了，還深深的對他遙遙一盼。他立刻叫汽車慢慢的尾上去。

車跟到魏家胡同口，那二輛洋車停了，他的汽車也遠遠的停了。然而她兩人一進門，便永永沉寂了。他焦急得冒起火來，只得叫汽車駛回去。

消息來了。那娘姨悄悄的從門縫裏伸出頭來。他做個無事的模樣走攏去。

『我問你！你不是那位小生先生嗎？』

他大愕起來，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小生這名字。但立即恍然悟到他給她的那條兒了，道：『正是，怎樣呢？』接着預備將袋裏剩下的幾元錢掏給她。

『明天下午三點罷！這時候不方便……』說畢，門札的一聲關了。

這一晚他的心和火一樣的燒。在牀上，他幾乎將少奶奶擠下地來，因為覺得她更可厭了。

五

第二天下午三時，魏家胡同寂寞得很，只幾條狗睡在牆陰發喘。大少爺的汽車駛在胡同口外停了。他輕輕悄悄的直搖到十三號的門邊。

麼，這是何等的幸運！那美麗得和一個仙子一樣的小姐正坐在門裏面納涼，手裏拿一件粉紅的小汗衫縫着，看見他，兩眼對他一翻，跳起來將半邊門砰的一聲關了跑了進去。

大少爺的心好像被一件東西往裏拉似的，幽形幽色的偷進門來，那娘姨出來了，彷彿要大聲發問，給他在懷裏一送，約莫有四五元，於是變成笑吟吟的了。

『太太呢？』

『上王家打牌去啦。』

『老爺跟少爺呢？』

『麼，還說老爺，少爺也早就放啦。』

他放下了心，飄飄的過了花院，在四面巡看了一番。院裏只一片玉蘭花香。老鴉，雀子，全失蹤了，好像預知他們有這一次幽會。

輕輕的，他在霎的窗外面露着那笑柔柔的臉。她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她在房裏竹椅上端端正正的坐着，手裏還是縫着小汗衫，頭低得彎彎的一些兒也不睬。

他心裏樂的不可支，便折了一朵夾竹桃花對她輕輕擲去，正打在她的臉上。

『噲！幹什麼呢？真麻煩……』她噁着，頭又低了。

『可不是嗎？我來了！』他作腔說。

『你來了？誰知道……媽媽剛動身出門哩。』

『你媽媽去了，我可不就來了嗎？』

『哼哼，什麼話！我就沒有叫你來。』

『來了不就來了？噯噯噲，好香！妹妹，可讓我進來聞聞嗎？』

『不讓你進來！』她嬌聲道。

『我偏要進來！妹妹。』

『進來我搥你!』

『我就讓你搥，妹妹，瞧着罷。』於是他立即鑽進門裏去。她只是低着頭含羞的笑。他就朝她坐着釘住瞧。一會，他移在她身邊了，撫着她的手。

她笑道：『你，哼，不是昨天聽戲的那個嗎?』

『是呢，整天兒我就只聽你的戲，把我真個想壞啦!妹妹，你呢?』

『哼哼，我……』她又笑了一笑。

他就將她抱起來親了一個模仿電影明星式的嘴。……

半點鐘光景，她忽然鑽在被裏就嚶嚶的哭。她說他剛纔還是黃花女，現在可不中用了。他一動，便給她纏住了；她說他一走她就上吊!

『好妹妹，讓我走罷；明天……我再來。天天都來。』他哀求着。

『廢話!』她哭着說，『……你什麼都沒有講給我聽……你是什麼人?誰知道!……』

『麼，我不用條兒寫明告訴你了嗎?我正愛着你呢……』接着，說了許多柔而甜的話。

她的哭纔止，求着他明後天就央人來說媒。她叫七寶，姓毛，還只有十九歲。於是，兩人就咬臂爲盟。他給她一個金戒指，得了她一條簪兒做約。若媒人把事說妥之後，他說即刻就着人來接她，還說他至今纔近女色，所以一碰着她就愛上了。……

直到日影上窗，他纔雇車回家。

六

這一晌，馬潤甫真是享到了「豔福」，而且又「財運亨通」……他在衙門裏領了一月的乾薪外，還在公款裏抽提一千五百元進了腰包。他只是想：姨太太，姨太太……媒已說妥了，「藏嬌」的「金屋」也祕密定妥了，還買了一大批用具木器，雇了兩個清清秀秀的丫鬟。誰都不知道，只除開汽車夫。……

少奶奶見他老實不在家，又通宵不回家，實在有些焦急而且憤恨。有一夜，他碰巧的回來了一趟，她便晦着臉對他淘淘的道：

「怎麼啦！你什麼都忘記了麼？……」

『忘記了誰？這纔怪！』他也晦着臉說。

『好，得了罷；我明天就回娘家去，哼，說得好聽！你還想找大差事……』

他的臉一鬆，覺得有些不自在起來；他想，還是對付對付罷。……他只得將這一晚「犧牲」起來。說得滑稽一點，他簡直給老婆邊拉邊抱的拖上牀去的。「可惡！」他想，「好一座又粗又笨的怪崖頭。」漸漸的他由拒絕而生反抗，結果，一掌把她推開了。沉默之頃，她下牀立刻收拾行裝，說趕夜回娘家去；丫鬢娘姨全給喚醒了，個個擦着眼張張皇皇的進來探看。

『睡去！半夜跑來幹嗎？……』潤甫叱着。

『你配？我叫她們來的……聽着罷，春香。把車夫叫醒。我就得回去……』少奶奶氣吞吞的說，將隨身衣飾件件的拿往手箱裏藏。大少爺只呆瞠着她着裙，打粉，在室中亂竄，亂罵。……

『真缺德！我說，早就不該來。……』她呪着說，『來幹什麼的？哼，我不是沒有飯喫沒有衣穿，真是活受罪！噯，我的天，我的八字怎麼這樣壞呢？』

……爸爸，我不該信你啊……你纔真害了我……
唉；我的爸爸……』接着，忽然號咷大哭起來。

春香和娘姨們都來解勸。老太太也罵進房來了。黃壬生在旁邊將人倫天理滔滔的解說着，又吟吟的笑，又長吁短嘆。

『潤甫，你不是痰迷了心竅兒麼，起來罷！』老太太大聲說，『……媳婦去了，讓咱們眼看你倒運！你幹什麼的？爸爸在日，你不還關在書房裏活受罪麼？你得想想你自己中什麼用；一個又乖又賢惠的媳婦都給趕出了門，說不定你媽媽都會讓你……唉，小姐，還是你耐性兒饒他這一回罷，他不是教不通，實在是……「鞋氣！」咱們一家人全都說，你怎麼走得呢？您走了誰管家？我不中用，老啦，拜託拜託您罷；趕明兒讓我來教訓他。哎，孩子，起來罷，給小姐賠個禮性。爲夫爲婦，要說得來！這纔是喜象……』

大少爺哭喪着臉爬起牀，便對少奶奶一屈膝。她笑了一笑，大家跟着一笑：事和解了。

從這晚起，大少爺盡忠盡孝的在家屯了三天。

他無時不想起他的那棟「金屋，」那一朵嬌豔的花。對着少奶奶他不得不笑，一轉背，他的眉頭就鎖住了。然而老媒婆裝做賣絨繩絲線的，好幾次來暗地催婚，說新娘快急壞了。

第二天，他把少奶奶好好的奉承睡了，精神矍鑠的大清早起來出門，只說衙門開差了，得要晚上九點纔回。於是，他的汽車一溜煙的駛到那所「金屋」門前。一切都給娘家代籌備好了，只等他來，他一來，接新娘的汽車不多久也來了。拜了堂，請娘家喫了一臺酒席；於是婚禮告成。

他在洞房裏將新娘親熱的陪了一個通宵；偶然一記起那黃臉婆的威風，但即刻給眼前的嬌容和溫語趕了去。有時他忿忿的想，這一次把仇報了罷。……因而他留戀在新洞房裏兩天整了，還是決計不回家。

第二天晚上他開始陪着她逛遊藝園，買包廂票，喫大菜，聽大鼓……熱鬧了四天才回去一趟。少奶奶實在有些驚奇，但毫沒有理會。他便乘勢說廳長叫他去天津接差，或許以後一個星期只能回

來一趟，或許半月。竟不能回來。她也不理會。

在家裏繞了幾個圈，說要趕火車，他馬上就走了。

在汽車上他不住的暗笑。……

七

「自由之神」雖暫時臨到，却是「財神」見情生妬，偷着空兒跑了。大少爺爲的迎親，起家室，兩千來塊洋錢都漸漸花完了，這真叫他感着「麵包」與「愛情」要發生衝突的問題來。他只得說甜又撒謊的陪着戀人打趣，無事便邀鄰家的太太又小麻雀玩。小麻雀也又厭了，他兀自引着嗓子一壁唱一壁拉胡琴演武家坡。戲也唱厭了，又只得陪着她打趣，說謊。

『……聽，聽，可不是來了麼？』這天清早，他對新娘演說道，『叫汽車，總得有七八輛。今天不來明天一定來。財政總長，交通次長，王祕書長，楊科長，和他們的太太小姐兩人三人一車，這胡同真會給他們塞的水洩不通，我在那天說，算了罷，諸

位，不用來！我的婚事早就辦完啦，一個客人都沒有，多清靜！諸位要看新娘，日子長着哩；讓咱們新婚夫妻痛痛快快的過幾晚再說罷。他們說一定要來，一定要來！哼，來？多麻煩，好在咱們這兒的地名誰都不知道。讓你們找去。找着了，咱們也沒有什麼招呼，一盃清茶，高興呢抽一支三鞭臺煙捲兒，再高興一點呢喫一頓便飯，不過沒有好菜。真的，你說是不是？何必那樣客客氣氣？他們就不是人，天上掉下來的，巴巴結結的幹什麼呢？……說老實話，我看得年紀輕輕的，可是論官輩，比你們大！上個月去哈爾濱，督軍請我喫酒席，哼……我不高興去。

然而，來了，來了，果然來了。

門外停了一輛汽車，嗡嗡的響。接着，看門的老媽子倉倉皇皇的探進來，說是『有位女客口口聲聲只說要我馬家大少爺。我說這兒不信馬；老爺姓羅，太太姓毛；你說錯了，是不是找姓毛的呢？』

登時，新娘一跳就竄出去看，突然，一陣大鬧的聲音傳進房來。正是那位少奶奶！大少爺聽了，

臉一變，幾乎發抖了，在房裏只東撞西撞，好像起了火一樣；跳窗又怕摔斷腿，出門又怕當面「碰鬼，」便將腦袋一躬，往牀底下直鑽進去，將紅漆馬桶放在頂前當風。

新娘已將少奶奶引進房，只說客人許是我錯了門牌罷。少奶奶不住的朝屋前屋後只張望，脖子氣得漲的和下巴一樣的大，那副塗了三四層粉的臉，令人想起了捉放曹裏面的曹操。

『不是這裏是那裏呢？見鬼！』少奶奶朝室中的人亂望着，吁吁的說：『分分明明是八號！……喂，老媽子，把你家的老爺請來和我見見再說罷。』

『老爺……不是……』老媽子們只吞吞吐吐的。

『你們瞎了眼麼？老爺不是剛出去了嗎！』新娘也氣沖沖的說。

『誰說的？我還矚見他在房裏！一進門就出去了？那裏來的怪事情！……』

『你找他幹什麼呢？』新娘變成冷聲問。

『他是我的男人！我他回去！』少奶奶大聲道
『唷……你的男人？好不要臉……哼，他就有
旁的太太都不是這樣兒……』

『什麼？那個不要臉？放你的屁！你纔是姘頭，
淌白，拆白黨，騙子，你偷人，什麼人都偷，竟連我
家裏的老爺都偷！好大的狗膽，我就得給你抓到官
衙裏去。哎唷，氣死我……』少奶奶一陣大罵之
後，幾乎氣倒下來。

新娘的眼已紅了，呆了一呆，只呼老媽子快叫
警察來。然而老媽子們都不敢去。她兩人一個對
面，說同進警察廳去，便一把揪住，在室中亂扭起
來。只左邊撞到右邊，門口撞到桌旁，將桌上的花
瓶茶碗撞的掉到地上，屏擋的幾聲，全都碎了。

老媽子們拚命的給她倆分開了；個個的臉上
都抓了幾條鮮紅的指爪印，身上的綢紗衣服都扯
成幾塊，飄飄的弔著四面迎風。少奶奶氣的只是
喘。新娘伏在籐椅上，幽幽咽咽的哭起來。

『唉，老爺……起來罷，事情不好了哩。』老
媽子在門邊嘆口氣說。

少奶奶定了定神，彷彿斗然悟到了，急朝牀底下一望，似笑似哭的大叫了一聲。拂起身，她便將帳筒裏的竹子一拉拔了出來，對準馬桶下面只一陣亂戳。起先，還沒有一些兒聲響，漸漸的，下面叫著『姐姐！姐姐！……告饒罷，讓我出來罷……』

『誰是你的姐姐……你這混帳，不鬧死你我沒有臉做人！……』少奶奶說著，把槍花加緊的掉去，然而，竹竿的那一頭給大少爺死死的揪著了，於是她乘勢一拉，將他帶出牀下，扭住他的頭髮，和鍾馗斬小鬼似的。

『算了罷，媽媽，我認錯。』大少爺雖是跪着哀求，然面容倒帶了不少的笑意。

『你認錯！說出來罷，那丫頭是誰？不然喫耳光！』少奶奶換手揪住他的耳朵一撥，將他的臉朝着新娘那壁厲聲道。

『她麼？她纔是我的妹妹哩。』大少爺仍舊笑吟吟的。

『瞎姘！你的好的妹妹……』她叫着，『……給我滾回去……』接着牽住他的耳就往門外拉。

此時門口已塞滿了閒人，都哄哄的大笑起來。新娘卻哭的愈傷心了，一動也不動的伏在椅上。大少爺難爲情的對她叫聲保重罷，就給少奶奶拖上汽車去了。

室中充滿了愁氣，只留着新娘的哭訴聲和老媽子們的勸慰。

八

今後的馬大少爺要不是從前的馬大少爺了，簡直成了一個囚犯。他整天的給少奶奶陪着，兩個直挺挺的無言相對。要又麻雀，她陪着上桌；要看戲，同去；上衙門，她親自送駕，送到衙門裏她就在外面汽車中間老等，直待他完了差又接回去，然而大少爺卻也施些小報復的手段來，在衙門裏有時竟守了一天，找着那些小辦事員們談天。

馬公館的人們因此有些把大少爺瞧不起來，甚至連汽車夫，跑街送信的完全喊不靈動了，因為要得少奶奶的承認。黃壬生卻只裝神作腔的恭維他，又嘲諷他，有一天竟得意揚揚的做了兩首七言

詩送他。詩道：

『只恨堂堂粉署郎。沾花惹柳太輕狂。自古紅顏多薄命。樓頭秋月倍淒涼。』

『鴛鴦被裏度春宵。翡翠衾邊笑語嬌。好夢方圓腸已斷。郎君一去永逍遙。』

大少爺比「薄命女」實在還要「斷腸，」無時不想乘個當兒偷跑出來，然而一轉背那黃臉婆就跟來了。

過了兩天，她陪着他上衙門，他便從後門溜了出來雇了一輛洋車直跑到那裏去。打了打門，老媽子探了頭出來，看了他一眼道：『……嚶，好老爺……太太麼，回娘家去啦！在這兒她怎麼能待得着呢，米都沒有了，昨天喫了一天粥。』

『太太人好麼？』他嘆口氣說。

『人倒是好；可是整哭了三天，親戚朋友也都來了，說是乾脆……』

『乾脆什麼？』他有些發急。

『人人都說老爺……不誠心，叫她回去，說不定要跟別人哩！』他憤然道；『這還使得麼？這不

是我丟開她，是她想丟開我了……』於是，直駛到她娘家來。

她一看見他理也不理，就竄進房哭去了。她的娘跑了出來，對他只訴苦說；有人竟主張她家寫呈子去上訴。『這沒有良心，壞了事就壞到底哪，』她說，『如果大少爺還覺得這丫頭可憐，有一天總得帶她去罷；天津上海都可以，只要有飯吃，她都愿意。……』

他要求着和她見面說情。真是，「七日不見如二十一秋兮，」便抱頭兩相嗚咽。新戀愛家道愈痛苦戀愛便愈深，這一來真「非同小可，」簡直嘮嘮叨叨的說了個半下午。然而外面的汽車又嗚嗚的響起來。他忙跳了出去，給坐在汽車裏面的把耳一揪拉進去了。

汽車一駛卻到了他的岳老子家。這一定又有什麼條件出現了。

他一人冷冷的坐在客廳裏悶了許久，纔見那老衰得像一個鵝雞的女人和大胖婆丈母一同苦着臉走進來，嘆了兩口氣。

他起身問了問安，只默下去。

『噯，潤甫，還是放安靜些罷。』岳母嘆口氣說。『人情世故，我看你都不大懂。你尊大人在日，你一定不同得多，實在，這何必呢？』

『不錯，不錯，我也只荒唐這一次……』

『并且，潤甫，又有個不好的消息，』岳父冷峻的道。『這一次你的名譽可不大好，連我這老頭子都有些關係。據你廳裏的吳科長說，廳長見得你有一次查數不大對，怪了許多辦事員，他們都推在你身上。爲的這事，廳長還親自來我這裏一趟，說長說短，問我有什麼辦法沒有，我有什麼辦法呢！一個人那裏管得這許多的事？當時我就對他說，這一次敷衍敷衍算了罷，後來再看；也許是潤甫太粗心，下次叫他放謹慎些就算了。……』

『其實，我並沒有手續不對的地方，不過……』他只吞吞吐吐的。

『至於我替你另外找差辦一件事，』岳父繼續道，『且看你如果辦事有了長進，有了經驗，再接新差不遲。綺雲我也對她吩咐過幾次了，叫她放

和氣些，有話大家說，有不對的地方大家勸，何必動不動就來氣！真的，潤甫，你也得看看她的情面；她嫁把你幹什麼的呢？……』他唯唯。

岳父留他用了晚餐，在席上解說了許多人倫天理；若不是爲的他父親係故交，早就不願意管這些了。……

沉沉悶悶的，少奶奶陪着他回了公館。

九

新秋時節，院裏紅葉飄零着；菊花，雞冠，海棠……滿處都是秋色。

大少爺的心情竟也有些帶着秋意；爲的思戀，面色微微的憔悴起來。但他還是快活！

他坐在院裏乘涼，牌餘茶後，卻又想起那把戲了。『姨太太真討不得……』他自嘲的說，『還是耐性，在衙門裏有了大威福再說罷。』卻是他總有些戀戀不捨似的，加以日子又久，那種風味更覺得甜蜜了。

斗然，他記起一個方法，忙回到書房裏，做個

「樂而忘倦」的模樣看起資治通鑑來，少奶奶在窗外瞅了一眼，兀自去了。他就把信箋藏在書頁裏，悶着腦袋想；一提筆，似乎忽而「茅塞」了，一擱筆，卻又感着「文思泛溢。」

這真是他十多年來第一次的伏案工夫！信箋上給他的筆塗了滿紙的黑團團；塗了一張又一張。椅子底下撒滿了紙團。這使他竟憤懣得很；又記起黃壬生了，但這事壬生始終幹不得的。

終於他跑到壬生那裏來。壬生正在坑上大呼雲烟，好像有些藐視他了，笑了一笑，連身也不起。

『喂，我倒要問你一件事，』潤甫做個很不相信的神氣道，『何之英那牛皮客又來了，你看見沒有？』

『沒有，理他幹什麼呢。……』

『我和他又鬧了一頓。他說那黃鶯的鶯字是兩個火字打首，加一個蓋，頭底下一個鳥字……』

『兩個火字打首，加一個蓋頭，底下一個鳥字，是呀！這并不錯呢。你不是說鶯字麼？』

『我也說是哪，』潤甫叫道，『他起先說是兩

水字打首！真笑死人……喂，他又說，「鶯遷喬木」的喬字就是過橋的那橋字。」

『哈哈，那真是放屁！』壬生笑着大咳道：『……喬者，高也；鶯乃清高之鳥，故一遷必喬木，非喬木決非其所遷也。過橋之橋乃俗字，安能與喬木之喬相提并用，……去其木旁可也。』

大少爺洋洋得意的回書房來。把眉頭一鎖，他將筆重復提起。箋上的黑團團雖還是密密的，卻也間有幾個歪體字。但他的眼前總是排着一行磚頭似的，筆一動就黑了。

他又跑到壬生那裏來。

『其實，不說何之英那別字大王愛弄文弄墨，就是那些騙錢的新書呀，報紙呀，……未見得沒有別字啊！』他滔滔的說，嘆了口氣。『有天我看見一張報，載有一行新聞，說是楊大帥前天過滬。滬者，即上海之別名，這誰不知道？可是那位先生卻記上一個發財的富！哈哈，哈哈。……』

『哼，他怕笑死人……』壬生冷笑着道。『上海之滬者，滬濱也，蓋即三面臨水，一城突立於其

上之謂也。故其旁有一水旁，而戶其上，邑其下，即海上之戶邑之意。富人富室之富，哈哈，風牛馬不相及……』

潤甫又得一個教訓，回來才把他的心事結束。到晚餐時分，他把箋上的字謄正起來，悠悠的讀了一通：

『七寶子金（荆）妻芳鑒：自別紅顏，夜夜仰明月而想思，福（伏）維玉體清雅，甚荷甚荷。此處情形未佳，卿可爲遷喬木，用款子必立寄之，不亦臨時之法耳。日後子得官位之日，則勢必與卿往滬，雙宿雙飛，共爲比翼鳥，乃樂事之謂也，則愿卿減少愁雲，喜笑顏開，以待妙音之至善矣。』

詩人 Cat：題跋辭：

“While Y t I live let me not live in vain”

七，八，一九二七年，作於西湖

株 守

『日出山來滿處紅，紅過了塿，
紅過了壠，照着我瘤大這愁悶的心；
哎唷唷，我瞧見那橫在竹山裏半邊茅屋
就眼癢，我瞧見那挂在牆角的一幅青衫
就傷情。我那天不挑起這張擔
往這裏跑，那天不想尋着我的嫂嫂
開開心。哎唷唷，我的嫂嫂，
我離不開你，我走不掉這天地。……』

閩瘤大挑起那乘舊皮擔，走到楊家嘴抹角時，
照例唱一首歌，在楊潤寡婦的小店前安歇下來。

『潤嫂嫂，做買賣的來了。』他帶着愉悅的聲音叫着說，『把櫃台收拾些罷，把茶缸沖上罷。……』看了看那陰黑的簷下，門已緊閉了，只有幾隻麻雀噪着，其餘一切都在異常的狀態中呈着沉默。

他嘆了口氣，偷到那黝暗的窗前，靜止了呼吸看了一番。裏面什麼都是死寂的，竈底下一點火星也沒有，瓦壺呆着那肥大蓋滿了灰塵的臉，連氣也冷了；吊桶高高的挂在壁上；水缸也空了，只見缸壁上那一片陰綠色的苔。其餘的盥櫥，竹筐，換了新木腿的方桌，凳，竹牀……都像似失去了以前那明淨的光彩，只靜寂的立着；還有那隻憔悴的老斑貓，已經忠實的伴着牠的主人過了八年淒苦的生活了，沉睡在竈上面，爲主人守着這空冷的屋。……

一串淒涼的情感挂上了瘤大的心。他自言自語的說：『……老天，你張開這樣大的眼，也看見些嗎？……如今她只剩着一隻老貓！不是嗎？……一畝田賣了，一隻老母豬賣了，菜園也租去了，紅薯也沒人種……昨天竟連幾隻雞也捉去換了早飯

米。以後她，就只有喫糠的命嗎？』

楊潤嫂，誠然，自從七年前死了丈夫，家境便一天一天零落下來。她爲尊重名節，曾啗咒不再醮。她把丈夫剩下來的一點積蓄在這裏開茶店過活。從前，這店前的路常時有從縣城到這鄉下的客人來往歇腳，她的生涯還安裕。在幾年裏她買了一畝田，開了一方菜園，養了一隻母豬；然到近兩三年來，她的厄運不知爲什麼這樣迅速的降臨了，但誰也說不確其中理由來。也許是年來鄉間遭着兵匪，行旅商販稀少了罷。也許是旁人羨慕她的茶店生涯好，當着她的小店的兩頭開設許多「接風店」搶了她的買賣罷。又據說，她漸漸年老了，招不起客人的眼了，又據說，年前當北軍攻進來時，人家都走了，她偏不走；於是一個帶兵的過店來強姦了她，給了她十吊錢，她受了。因此她就把她幾年來顯譽在鄉里可寶貴的名節失了去。

瘤大想起了她的末運，許多紛亂的印象和嘈雜的聲音只是盤踞在他的腦裏，耳膜上。這裏的景象冷寞影零起來，彷彿連他這生命已經失去一大

半的人也將安不下去了。他爲着悲哀，失望，想離開這裏，然而始終不願意離開這裏。他爲她株守在這鄉間許多年，爲她苦惱，放棄了一生。他自從她的丈夫死後便開始了他的皮匠工作，每天挑着擔從他的破窰裏跑到這們前歇着，繼續他那殘餘的依戀生活。現在他已經老了，她也老了，他但覺得他們還在永久過青春的若沉若浮的夢；然而他們的境地一天一天蕭條下來。這似乎將警告他的夢也將快醒了，雖然他在這夢中不會得到她怎樣體貼的安慰，深切的諒解。

他在沉默中瞥了瞥和他作伴了十餘年的旱烟桿，嘆了口氣，將牠捧了起來在凳腳上敲着。他開始吸煙。他那沉重的咳嗽聲打破了周圍的甯靜。在烟霧裏他看了看這屋子前後的荒涼景象，一個擔貨的鄉人斗然從路旁毫不回顧的行過，竟使他心中起着惡毒的咒詛。他覺得世人全是沒有人性的，冷酷而自私的。如其他們只要照舊留一點情給她，照舊喝她的茶，付她的值，她總不至竟連幾隻噪鬥的雞也賣了去。昨天他還聽見雞聲，彷彿這境地還

充滿了不少的生氣，現在，一切都呈着死寂了。

太陽從簷角轉到他的腳邊來。山野，田疇，樹影，飛鳥……漸漸在他的眼臉上展開；他好像甯靜坐禪一樣的，鎮定的望在空間。對面山裏的歌聲隱約起了，彷彿道：

『我跟着我的姐姐跑，
跑到夾竹塢邊來。
那裏有當棉褲用的喂牛草，
那裏有當繡枕用的石山巖；
輕輕的，姐姐，我把你的腰抱住，
柔柔的，我把你的嘴親親。
我們離開了屋，偷偷的跑，
跑到夾竹塢的草坡裏來。……』

那時候他還只十九歲，和她同住在蒲葉灣，她已經是個美麗的少女了。他的父親是個木匠。家屋倚着一座小山，山上有一條採樵的草徑直通到她的家的後園裏。他倆從五六歲起直到十一二歲在這山裏作了六七年的玩伴，但後來彷彿她漸漸生疎起來了，不獨對他，別的男子都不大見面了。小

山上從此永永不見她的影。他到山上來就只感着一些過去的印象和苦惱；然而他每次採樵後回家時必得故意經過她的屋後，朝那黝黑的日夜都閉住的窗⁽¹⁾前張望一會，直待他的娘在那壁大叫他回去用飯的時候。他在三四月或半年中間纔見到她一二次了。

她很不願意看見他似的，當時迴避着，然偶然間和他一朝面時，必兩頰盡頰起來。

隨後他也漸漸忘記了她，因他的年齡大了，工作也苦了。他比從前生得更壯健，更誠實，村中的農家女子沒有一個不願意嫁他，他的父親替他和同業的女定了親，他聽了這消息，第二天便裝病不作工，不喫飯，死死的躺在牀上。他的娘來慰問他，他便大聲把娘斥罵了出房去。然他顧慮着他那正直威嚴的父親，在牀上想盡了方法來反抗父親的命令。

就在那天傍晚，他的父親打個赤膊……因為正在抹澡，他的母親便在旁邊訴說了這件事……跨進他的房來，對着他的牀大聲道：『畜牲！你要

記清啦！娶媳婦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這只由得我，你的話簡直沒份！……那有爺的話只填得尿桶的道理！……我把飯喂活你是幹什麼的？不娶媳婦還想絕崽滅孫嗎！』

『……我偏不！這是我自己的事。』他在帳裏慍聲答。

『好好，就看你偏不。只要你賭得起咒！……』他的父親叫着，走出門，又回頭來道，『……畜牲，你記清啦，你不聽話由你。目前飯還是喫我的，屋還是住我的，可是到我要進棺材的時候咯，我會把田屋行頭傢伙盡賣光，賣的銀子就送到連鬼也不曉得的土窖裏去！就連你的娘那副老骨頭也要賣掉，到那時看……請你去討米！』說的連氣也吐不過來，跑到屋前便將那羣回埗的雞亂趕起來，還一下將那無事安着睡的老黃狗出了大門去，接着只是咒罵。

他聽了這惡警告，通宵計算了一晚，明天只得起來喫飯作工了。

他和她定情的一天 是結婚以後一個多月的

事，那時他正在小山上砍柴，斗然聽見她的屋後有嬉笑的聲音。他連忙偷跑過去，伏在樹叢裏窺探着。

那後園裏生滿了四五尺深的蕨。她，和鄰村裏三四個女子聚在一團在空中戲撲着，好像在削蕨的工作之暇，她們便乘時玩笑，彷彿是撲蝴蝶。蝴蝶們像似故意逗引着她們，只是在她們追撲之下飛繞着，一個都不曾飛到別處去。他只是將她呆着，暗暗的喚着：『梅姑娘，我的心啊！』而且故意將樹枝搖得率率的響。她們都驚愕起來，問着，笑他着。便露出身來，親熱了幾句便顯示勇猛似的一步跳下崖來。

『哎，我的天，嚇煞人！……你爲什麼躲在這裏？』那黑一點的陳翠寶嘆口氣說。

『……我不也來捉蝴蝶嗎？……』他叫道，看了看梅喜。她只是低着頭沉靜的剝着蕨桿。

『啊，你也來捉？這裏園的蝴蝶結了什麼冤呢。……』秦菊姑對他送了一媚眼說。

『就讓他捉罷。』較小的春姐道：『我倒要看

你捉得住幾個。』

他笑着鑽進了蕨叢，只一陣竄動，集在蕨葉上的蝴蝶全都飛了起來，在她們頂上盤繞。她們大驚笑着，三個都追逐了過去，然蝴蝶們卻原復飛進蕨叢裏去了。她們便一齊探身進去，似乎勇氣也引起來了。她們愈探愈深，嬉笑，愕異的互喚着，還喚着靜坐在那壁剝蕨的梅喜。她應了又應，抱怨似的赴到蕨叢前面來站着，正碰見他從裏面鑽了出來。他注視着她，對她笑着。她帶羞的低着頭，也微笑着。他便撫了撫她那隆起的胸，抱住她親了一個極快的嘴。

『……玉哥，你這是幹什麼呢？』她對他注視着呼吸迫促的說。

『……哎，我的姐，你想死了我。你不嫁我我只有去沉潭了。……』

『嫁你有什麼希奇呢？……』

『真的，我是說真心話。你到底願意嗎？』

她看了他一眼，彷彿要流淚似的卻又對他沉重的道：『……偏不嫁你！』便轉身跑開了。他忙

牽住了她。她從頭上拔出一條銀簪來暗地投在他手裏，對他瞪了一眼，便脫身一直跑進屋裏去了。他望着她的後影消失了，低着頭只是看着銀簪，呆了許久。

從此他整天的想念她；感到極苦惱時，便將那銀簪拿出來撫弄着，嘆着氣。在這時期中，他隱約聽到她的父親已給她和本村裏一家開藥店的兒子定親了。剛在小山上哭了一天。

他過了半年愁悶枯燥的生活。及到她臨嫁的那一天，他離開了家鄉決定去流浪他鄉。他當了十一年兵，當了三年挑夫。回鄉的那一天，他聞到他的娘已經因思念他而死了，爺也病倒在牀上，產業也漸漸給外面的同族瓜分了大半去了。父親看見了斗然回家的兒子，便沉痛的怒罵了一番，而且聲明不許他留在家裏；但第二日便在幾個同族的面前嘆了幾口氣，死去了。

他沒有得到一點遺產，只剩着一座空屋給他棲身。他回鄉來也不作何種事，只是到人家走走，談談世事，喝喝酒。這樣的過了四年，他把他身邊

的積蓄化盡了。幾個親友憐惜他，幫助了他一點小款。於是，當梅喜的丈夫死後的第二年，他便開始了作皮匠的生涯。梅喜……現在叫潤寡婦了……開着茶店，他便時常得以見她。她還認識他，不過似乎絲毫記不起從前的事了。這因為他變得完全不像從前了。他在十一年的長久兵戍流落生活裏，將顏面煨煉得黝黑，性情和枯柴一樣頑呆，又為着想不到的過度的勞苦，竟致在顎下出一個肥大的瘤。回鄉來，瘤更大了，……為着縱酒的緣故。直到現在，他的一切都過去了，死了，只剩着那一點留戀青春時代和她種下來的情思。為着保留這剩餘的夢想，竟不知不覺間在她的店前過了六年的依戀生活。他雖把她看得愈年輕，而她卻把他看得愈年老了。

他將過去的印象喚醒，目前的情景便消失在迷濛中了。

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依舊在外漂泊。周圍的一切都不明顯，只覺得自己彷彿坐在一條深溪旁邊，想投身下去。朝溪裏一望，他看見那輝煌的

水晶宮，蝦兵蟹將，像似從前的梅喜的龍宮主。……

當一醒轉時，他覺得世界完全變了，眼前只一些金光亂幌亂竄着。屋子是金的，田裏的穀子也是金的，樹木，花草，土石，……都是金的。耳邊也感到異樣的酥軟：全是嚶嚶如鶯燕的女人的聲浪。他喜極了，便喊了出來。

『麼，你不是發瘋嗎？瘤爺！』潤寡婦從門口探出頭來說。

他拭了拭眼，似乎一切又漸漸變成原形了：眼前由黃而白，而青，藍，終於烏黑起來，耳裏也嗡嗡的響。再睜開眼看，一切都已變成原形了，只見她倚在門口嘆氣，身上著的新潔的青竹布衣袴，頭髮梳得光板板的，大盤龍髻上還插着銀扁簪，嘴上臉上塗滿了胭脂和粉。這使他在醒覺的神情中生出一點驚訝。

『回來了嗎，潤嫂嫂。』他讚嘆着說：『今天打扮得多俏呀。』

『麼，慈悲話啊。瘤大爺，你還不曾聽到麼？我要請人家喫喜酒了。』她笑着說。這笑中帶着無限

的溫柔，又似乎對他表示無限的冷漠來。

『潤嫂嫂，你也快老了，還講這樣的俏皮話嗎？』

『真的，大爺，我的確快老了，難道還說謊嗎？』

『真的？』

『是真的啊。』

一種淒苦壓上了他的心，然他還是露着笑容說：『……這自然已不得是真的事吓。可是，潤嫂嫂，你竟捨得丟開這棟老屋嗎？』

『那還在說！』她吐着沉重的怨艾的聲音說，『我不打算丟開牠，還打算餓死在這裏嗎？我算是替他受了七年的苦，盡了七年的節了。……哎，我真受盡了災難。如今你看我的缸裏還有一粒米沒有？……什麼都賣光了，只剩着這一堆連送人家人家也不願意要的傢伙和這一張沒有良心的嘴。大爺，這你自然曉得。守寡是一宗什麼難事呢，就是爲的這張嘴守不住呀。』

他沉靜了許久，嘆了口氣說：『真是天老爺沒

眼睛。……』

『……這是前世種下來的報應啊，天那裏會平白冤枉我們這班女人家呢。失爺，你該回去了。明天我請你來替我檢東西。後天，大後天我就得上花轎。噯，你看我這一身，不怕笑煞人麼？』

『說那裏話，越顯得年輕了。這番如果嫁到了一個有錢人家，那你這一世也過得不冤枉了。』

她聽了笑着說：『……我想他總還有飯把我喫罷。這還不算一宗事，不過年紀來了，也應該有個把崽了。我想一個女人家生在世上是爲什麼的呢，就光喫飯嗎？』

『是哩，如果你有了崽，如今還愁沒飯喫？……噯，什麼事都是命注定下來的啊。』

他別了潤寡婦，心裏異常空虛的回到他的破窰來。他替她滴了幾顆老淚，替她淒涼的嘆着氣。然而他似乎有些怨恨她，因爲她完全記不起從前的事了。然而他又怨着自己太沒有能力；如其早知她如此，他如何不把自己振作起來，把自己的家室興起？他又想，這確乎只能怪自己變得太老醜了，

將她來比，正如一朵秋海棠比一尊老頑石啊。

一天，兩天，他看着她出嫁了。

店前收檢得都停當了，花轎也由幾個人抬了來。鄰舍的幾個婦人都來替她安排，替她把新嫁衣裳著好，把絨花戴上。當門前的爆竹斗然嘈響着時，她門都大聲愉悅的替她祝福，她便縱聲哭了出來，將白竹布巾緊緊的蒙着顏面。

瘤大站在門口冷了半截，只是呆呆的瞧。直待花轎已經抬了起來時，她纔從哭聲中探出半面頭來對着人們告辭。『七嫂嫂，王媽媽，翰媽媽，翠姑娘……一齊少陪了。有天老爺保佑你們，事事如意，吉利雙全，早生貴子，延年益壽，昇官發財……這也許是我這生來就下賤的人最末了一次祝福你們。真的，我那裏曉得這一去是好是歹呢？……少陪了，如果天老爺看得我上眼，這守了十來年的老屋，我總還有福份再到這來養老罷。瘤大爺，少陪了，祝福你早走紅運，起室成家，百事遂心。……』祝畢，又哇的一聲哭出來。轎夫們喧叫的將她抬走了。她和這老屋這伴守了她七年的瘤大永別了。

人都散盡之後，瘤大還是坐在屋門前發呆。門扇了，窗塞了，什麼都走了，什麼都消失了。世界上最空虛的莫過於他心中的這一刻。

他一直坐到天晚纔回到他的窩裏。第二天他不來這裏了，皮擔也不挑在他的肩上了，只是單身隻手的走，走到人家門口談一會天，嘆一會氣。

『一個女人家到底不希奇，比不上男子漢。』他常時這樣對着天說，無論旁邊有沒有人和他攀談。『……她總只顧得到目前。過去的也好，將來的也好，她都想不到。潤嫂嫂那個說她不好？可是總不出奇。她老了，要嫁人了，這是正理；可是……再嫁總不比守節。這也奇怪，一個女人家在世界上是這樣活着的！再沒有別的了。她總只顧到目前。過去的也好，將來的也好，她什麼都記不起，想不到。……』

他從此漸漸的又恢復他的流浪性起來，常時一個兩個月不回他的窩，但再也不到那店門前去了。他常時在人家裏留連，入夜便睡在人家的大門口或簷下。慈悲的還給他些飯菜，然而大多數都有

些厭惡他，說他「遊手好閒，」鄉里的人漸漸不大齒他了。雖然如此，他從沒有計較過，也從沒有乞過憐，討過一次飯，只是說：『這也奇怪，一個女人家在世界上是這樣活着的！再也沒有了。……』

不久，鄉村裏替他取了一個「瘋子」的新綽號。

沒有幾月，他果然瘋了。

他離開了家鄉。鄉裏的人許久不見他，似乎都有些憐惜他，不時的探問他的消息。他有一晌長久留連在離鄉不遠的菱花鎮的一座廟裏，鎮日坐在殿當中迎着陽光抓蟲。他瘦得可怕，一身也醜得可怕，那鐵灰色蓋滿塵土的面容尤其可怕。他的溜倒委縮許多了，像一隻枯乾的柚子。一碰見人來他便說：『這真奇怪！一個女人家在世界上這樣活着的！什麼也沒有了。……』

有一次，好像是飢餓迫得他跑出廟來。在街當中他搶了一個賣小食的一包糖，飛似的跑，後面的大衆飛似的趕來，將他拉倒，圍着，搶了他手裏的糖，口裏的糖也給他們用木片挖了出來。於是，他

又離開了這菱花鎮。

他經過馬鞍橋，柿鎮，麒麟井，到了鄰縣的一個鄉村。

大家都覺得他是個可憚畏的瘋人。

最後一次他到了那荒涼的馬家坡，直挺挺的睡在當着驛路的一座橋頭，彷彿是死了，但還有鼻息。

他在橋頭睡了三天，給人家用熱湯灌醒了四次。他們給他的食物，他都丟了；問他，只是把那段話說一了遍。

什麼人也不知道他爲着什麼事。……

他的墳已經生了濃密的野草。

沒有幾年連墳也給過路的行人踏成一條平坦的大路。

人 間

南方有一所豐裕的村落，住着一家有慈善家聲譽的富戶。那一年呈着異常和平的景象，却是有個由遠道來遊的預言家警告着農民說：『早點逃荒罷！今年是你們的末運了。……』

『天色清平得很呢。禾正青着，快結實了……』農民都這般仰着天空冷清地答。

那家富戶知道這消息了，忙設備酒筵邀請這個預言家。在席上，他將種種的理喻和經歷說給他們聽。『……距現在不遠罷；……你們這裏一定有個凶惡的魔鬼來侵襲。不到一刻鐘的時期，便把你

們全鎮的人畜，禾苗，樹木，花草……都要吃盡……』他說。

『什麼樣子？——』小孩驚得發抖了，忙問。

『……世界上的怪物再沒有比這更凶惡了：馬腦袋，水牛頸，獅子胸，鷹翅膀，蝸腰，蛇尾，……』

孩子嚇的呆了。富人的臉變成蒼白，酒杯從發顫的手中掉下地來。

第二天富人就用重金將所有的陳穀都糴進倉裏來。半月間家屋四圍的高牆築成了，三天裏油漆的天蓬搭成了，工人們領了加倍的工資欣欣地走了。在諸事妥貼之後，他星夜差遣幾輛空轎出鄉，揚言走了。

富人走了之後，鄉人們都好奇地齊聚到他家門邊觀望。誠然，門上已挂着一把獐狃的鎖，兩道封條成×字形地貼着。

『出省做官去了！……』

『把穀子收了進倉預備殘年養老呢……』他們稱讚似地議論着。從此他們和富人斷止了交往。已經一月，田野還是清平得很啊；太陽微笑着

踞在蔚藍的天空，和風拂在田禾上吐出一陣陣的清香來。小鳥歌着，流泉歌着，農人也一同歌着。

『起雲了！』一個村童拍着小手歡聲說。

農人們都微笑地望着天空。

『越變越大了，好奇異的雲呀！』又一個村童呼着。

這顯然不是尋常所見的雲。這和一隻大飛鳥一樣。然他們所見的飛鳥也不是這模樣，它決沒有這般大，決沒有這般來得迅急。

『一大羣雁子！』村童們靜默了，互相猜擬着。

『如今那有雁子……』農夫感到驚異了。

事實已愈出愈奇了。那黑東西已張成一塊和華蓋相像，在太陽底下幌着震震的金色的光茫。並且聽到聲音了，嗡嗡的像放着風箏。轉瞬間，半邊天已經黑了，猛烈的太陽都把強光收斂在黑影上面了。

『莽莽乎，好大的一羣飛蝗呀！』文士忙跑出來看，豪興地讚嘆着。

『我的天……惟愿牠們落在別處罷……』有經驗的老嫗合着掌祈禱起來。

只是飛蝗所希求正是太平豐裕的境地。牠們在這一刻已擴張了隊伍，正和鄉人們平日所想象千軍萬馬的天兵一樣。陽光已全然寂黑了，只聽見沙沙的響聲和怒濤似的洶動。

農人們癡呆得軟下地來，村童們大聲害怕地哭着，婦女都驚慌地竄進屋裏藏着了。

飛蝗希求的正是豐美的樂園呀！牠們和雹雨般墜落下來，油綠的禾田立刻蓋着一層褐黑的霜，山林已添上了慘愁的暮色。路途塞了，溪塘裏只見牠們濃密地飛撲，和急雨打在水波上一樣。

太陽還是微笑，天空更顯得清朗。一種慘淡的靜默裏，下界的自然在剎那間全失去了一切華麗的衣飾。牠們只須一移動，前面是樂園，後方已成了荒土。

一個月以後，這鄉村裏起了駭人的飢荒和瘟疫。在一片荒土的境界裏只見一羣羣骷髏相率遊行，悲嘆，號哭。他們的倉廩早已虛空，一切的牲畜

連骨都嚼食了，菜蔬草類樹根……都斷絕了種源。屍體倒在外面，即刻搶去充飢了。黃瘦的嬰孩一個個的割碎丟進釜中了。

一切生物都已夭亡，最後已臨到了人類。然而人類是何等的強梁呀，像這樣蹂躪，他們居然沒有滅絕。

他們想起那家富戶了，記得那裏曾經收積了滿倉的穀食。屋上面有防禦的天蓬，裏面的生物一定還在不住的繁殖。

幾個強者忿然相率的將那屋裏包圍了。他們雖已奄奄待斃，然最後的激勵竟能使他們儘力將和鐵鑄成似的圍牆攻鑿；攻鑿失望了，他們扎起雲梯搭在牆頭，一個個地攀援上去了。然而他們又發現裏面矗立着第二重圍牆了。

當他們最後幾個疲困未倒斃的死力達到那重牆頭時，屋裏面發出幾聲尖厲的異樣有生氣的人聲來。

「慈悲的大爺……救救我們吧…… 哎，看啊！這裏有青綠的蔬菜，有紅的白的花果，有可愛的鷄

鴨……』他們伏在牆上微笑地呻吟着。

然而屋裏的人都帶着驚慌和怒色齊跑出來。妖豔的婦女和小鳥一樣的嚷，天真可愛的孩子好奇地拍着手只是跳躍，老嫗假慈悲地不住低聲嘆息。最後那富人含着一桿烟斗率領幾個強悍的僕人跑出來了。

『快滾出去……那裏來的強盜！竟闖到二重牆裏面來了……』僕人一把奔上去，高高地舉起木棒恫嚇着。

『爺爺……飢荒呀……哎，看啊！你這裏有青綠的蔬菜，紅的白的花果，可愛的鷄鴨……哎，老爺太太多福氣呀……』他們伏在牆上還是微笑地呻吟着。

『胡說！那裏有什麼饑荒，我這裏怎麼沒有一點變動！快滾去！不然吃打了。……』富人大聲叱着說。

『老爺救救命呀，……外面大饑荒……哎，看啊！這裏有青綠的蔬菜，紅的白的……』他們只是呻吟着；一個因過於疲憊，一把滾跌下來和枯柴一

樣直楞在地上。

『哎，危險危險！趕緊去打死，不然……』富人忙發令說。登時幾個僕人圍上去將木棒如飛蝗般的打在那骷髏身上，當那焦乾的臉上發出幾下輕微的痙攣時，靜寂無聲了。

『哎，可憐！算了罷……』老嫗慈悲地說。

『……老爺……可憐可憐吧……哎，看啊！這裏有青綠的……』最後兩個還在不住的呼息。

『做事就做到底！連這兩個家伙也一并打出牆外去。』

於是僕人動手了。

『喂，待一待，』老嫗制止着說，忙問：『外面饑荒，爲什麼沒有賑災的呢？可憐的百姓們！』

那兩人再嘆息時，木棒已碰在他們腦袋上了。

『哎，慢着慢着！……』老嫗還沒說完，兩個最後的人類已跌到那壁牆根去，寂滅了。

外面從此安然了。富人興高采烈地擺了幾桌筵席與闔家人衆壓驚。

上 衙 門

『噯呀，又是一年到頭，恭喜恭喜哇……恭喜哇！……』

『新春大喜哇……維愿各位領雙關哇……』

汪範翁先生躬進門，唱着。在辦公室那些辦事員錄事先生們都從沙發上鵠立起來，立時滿室喜氣盈盈的；明淨的樓窗射入的陽光，在水蒸的熱霧裏飛震着，也似乎同他們一幫快樂。

他們開始推推擠擠的讓坐了，只除開一位穿西服，留學生模樣的後生，兀自坐在汽爐邊看報。一陣紛紜之後，歸定了範翁坐上坐，接着麻鼻子朱

隸華先生，禿頂羅濟凡先生，小白臉李蝶魂先生聯坐下來。對方：黑皮胖子周菊初先生，漏斗胸王儒生先生也都坐好了。

『總長到駕……』門差由外面一路沿着走街嚷着，後面就是一陣雜沓的革履響，談笑聲；還有說洋話的，大概是年關來到，必得請洋人施救罷？

『……仔細想起來，李總長還是一表人材，事事盡力啊……』黑皮胖子因而有所感，開始讚嘆着說。

『還在說？千幸萬幸，自從他老人家接手，不挪不欠，這個年頭，算是安居樂業，百事清平哪。……』漏斗胸接着說，也嘆口氣。

靜寂了，他們都微笑着，沒有話說。只有禿頂佷着小白臉在那裏嘍嘍耳語，笑孜孜的，好像正談論着那些風流韻事或閨閣豔史。範翁還是依老例，閒來就剔牙齒。麻鼻子今天開了脾胃，低聲唸起佛經來。漏斗胸說了一句不打趣的話，一個哈欠就發了鴉片烟癮，一撞一撞的打盹了。

『喝！昏蛋東西……又 Mobilized 了啦……』

那留學生模樣的忽然叫一句，發着夢囈似的，將報紙一揭——嘩的一響，又用心看住了。這就好像起了一聲春雷，給他們一齊抬了抬臉。

這一來他們又恢復一點生氣了。

『嘔，蝶魂！』範翁伸長脖子朝這壁望一眼說，『你和濟凡翁又討論些什麼祕密？』

『沒有什麼……』小白臉撒嬌撒癡的說。

『未必？』範翁壓緊喉頭哼一句。

『沒有別的了，』禿頂做個開誠佈公的模樣。帶笑說：『鄙人見得孔夫子也說過：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鄙意以爲一則又是先聖有言在先，二則鄙人近來預備闡發一班青年男女間的祕密，打算著本小小的科學書咧。』

『嚇——這真是了不得呢。行將付梓了麼？』

『唉，慚愧慚愧，打算是這麼打算，』禿頂皺起眉抓着後腦說。『只是材料不豐富，雖略具五花八門；然而還是免不了枯腸搜索，並且不才如愚，又怎能濟此大事呢？』說着，他左幌右幌的搖起脖子來。

『笑話笑話……』他們齊聲應着。

『那麼濟凡翁如此說來，能覈見示一二麼？我們都在這裏洗耳恭聽哩。』黑皮胖子搶口說，也搖着脖子。接着，漏斗胸打開他的烟盒，各人敬了一支煙。

禿頭緊緊的吸進一口烟，說：『本來，依據我們幾個漂泊在外，久別妻室兒女的人說，見得如今世界不同，風紀敗壞，鄙人覺得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先王之道，一方面也要稍微顧應顧應這個時局才好——』

『唔唔。這世界只將就得一下子呀。』

『那麼，』禿頂繼續說：『人生碌碌在世，那個又不愛風流倜儻哩？並且，這樣混混噩噩的時局，天災人禍，那一處又不是曠夫怨女呢？左也爲的夫也不良，事事不得逞；右也是爲的妻也不賢，把青春白白的放過。所以關於這種現象，鄙人每每引爲憾事。就好比蝶魂吧，有才貌，況且現在又有一官半職，美食豐衣，到如今還找不到一個細君！真是翡翠衾寒，鴛鴦瓦冷，幾多令人難堪

呀？』

『唉唉，還說他，連我們滿腔子都是牢騷啊——』

『所以，我就對蝶魂說，見得俗話說得好，求雌求偶，無非是潘，驢，鄧，小，閒五個字咧！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這五字來由很遠，意思又深，因此鄙人就想藉此闡發一點科學原理。現在什麼哲學什麼生理種種學說，那一件又不是說的這套把戲？哎呀，我日前好玩的在書攤上買了一本書，叫做……叫做……什麼女子的性——生活，哎呀罷罷，簡直連那女人的……哈哈哈哈哈……』

『春宮圖嗎？哈哈哈哈哈……』

『那裏比得春宮圖，簡直……』禿頂禁不住又笑，接着，把聲音緊張些說，『哎呀，不說啦，簡直會把腸子笑脫去。』

『然則濟凡翁，對於潘驢等五字又作何解釋呢？』黑皮胖子笑迷迷的問說。

『鄙意是凡屬風流才子，』禿頂徐徐的說，『這五德是不可不修的。哈哈哈哈哈！』

『阿陀羅佛，這裏頭就找不出半個這樣脚色來呀……』黑皮胖子嘆口氣說，朝四周望了一眼。

『所以哪，』禿頂應着說，『我剛才對蝶魂說：蝶魂！潘，你已經有盈餘了。還有，就在乎你自己罷。至於閒，這也易得辦到的啊！你府上令尊在各衙門兼好幾個大差事，拿五六千塊錢一月，已經穀闊喫闊用了。還要自己的兒子，把光陰花費，在外面拿這幾十百多塊錢的小意思做什麼咧？你只要把這小事情丟開，整天就閒着了。公園呀，遊藝園呀，那一處不是神仙妙境呢？咳咳！』禿頂忽的變成朗聲說：『只有一宗！蝶魂可怕穀不上資格！你看！』於是，禿頂一把拉住小白臉的手膀子，將袖口一翻，露出一條乾枯的臂膊來。『這樣嬌弱，就可以形容蝶魂了！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未見得未見得……』

『看起來，』那黑皮胖子又朝四周一望，自薦的說，『說到這個，恐怕要算鄙人爲上乘了！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還在講還在講……』

這時，只有似假似真的笑聲充滿室中。小白臉已變成小紅臉，躺在沙發上彷彿在自傷薄命了。漏斗胸雖有點笑意，然而兩眉低鎖，只不住嘆着：『只有我，算是過渡時代的人了……已不堪回首了……』

『說起那五個字，』禿頂又繼續說，笑容寂滅了，很認真似的。『并不是開玩笑，實在是有的確確有幾分科學原理哩！』

『自然！』範翁忙應着，『關於這些，在你的大著上分作五類討論嗎？』

『喔喔，這就是五花之謂了。一個人只要家裏還過得去，有了這五花的資格就殼啦。什麼榮華富貴，那一樣又不是曇花一現，過眼烟雲呢？譬如張家四公子，我會見他時，滿面春風，真是一團快樂呀！如今故了……』

『故啦？怎麼樣？』他們齊聲問。

『有人說他爲酒色所傷，死得很慘，那曉得昨

天他報一個夢把我。那曉得他，比生前還俏些，還現得快活些！』

於是乎，他們一齊愕異着叫一聲。正在這時，門呀的開了。一個凸肚皮獅子鼻的西服中年跨進門。他們一齊站起，打了個招呼。

『科長到得早呀！』

『呸，不早啦，』這中年看了看手錶說，隨後又皺着眉頭低聲朝他們道：『又是一件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他們斗然惶惑而震驚了，忙圍上來問着。

『總長的意思，說是財乏人多，恐怕又要裁員！』這一句給他們直驚得面面相覷起來。

『裁多少呢？』一個悄聲問着。

『計算起來，』那科長仰起臉道，『本部的辦事員已經超過了一千七百人。錄事呢，差不多也滿千數啦。那麼要裁，辦事員恐怕要消去三分之一才行；至於錄事，至少也要裁去兩百人。現在正在那裏開部議，不知道結果怎麼樣。』說到這裏，他一

轉身，直趨科長室而去。

『……有救濟方法麼？我們想……』有兩個還追着問。

却是科長似乎大不介意，旋着門，回身將手一按道：『我們這一科不要緊！你們安心辦事，不要着慌！』說畢身一扭，進去了。

他們受了一回虛驚，又把担子鬆下了。然而他們談話的興頭已打去一大半，只得悄悄的坐着，有的嘆着，只有那小白臉倒輕輕的唱着京調，表示這微些的損失，毫不足以介意然。

門旋答的一響，外面又進來一個晦氣臉模樣的人。

『屢呀，黃正翁先生，早哇！……早哇！……』

可是這個晦氣臉却連半個字招呼都沒有，走攏來就氣喘咻咻的悄聲道：『不得了，急死人，昨晚兩個三番三調兩番都沒打得出來！哎喲……真氣死人……！』

『一個都沒打得出麼？』小白臉忙拉着他按在沙發上一同坐着說。

『尤其是有一牌，』晦氣臉燥得在後腦上亂搔，停了一忽道，『我開首摸起兩行條字，一對紅中，發財白版一樣一隻，其餘的幾隻零牌，起初預備著起來。那曉得……』接着停住儘只搔腦袋。

『後來呢？』

『後來，一摸，獨獨又把紅中摸成三隻！恰恰下手放出第四隻紅中，那麼我就把罌一開，那曉得罌上摸出一張白版來啦！……』接着又儘只搔腦袋。

『那就只要一進一定嘍，後來呢？』

『好，打到把白版一碰，我就單釣一隻發財……』

『哎，這就蠢啦，爲什麼不釣那張呢……』

『聽我說聽我說諾，』晦氣臉發燥的說，『摸到我定了過後的第二圈，我業然業然把一隻發財摸到手裏來啦！只怪得我真蠢！不該把聲色一現，還不是上手打的那隻五萬，對門忽然喊聲『碰！』哎，天呀！……那個又曉得那走臭運的，偏偏又是開五萬罌，來單釣四萬！他幾百代的祖宗，偏偏罌

掏出來的四萬！』

們都翻着眼瞪住了。

『弄你的鬼啊！』忽然那留學生的後生高起興來了，插口說，『他那有不和三六萬又釣四萬的牌呢。』

『是嘍！正翁，這回的確是上當。』他們一齊嚷着。只是晦氣臉可真晦氣了，頹然躺下去不作一聲。

由此，那好客氣的黑皮胖子對那西服後生找話端了。他笑盈盈的說，『哈，你先生竟也是老手啦？』

『這東西那個又不會玩呢，』那後生笑着說，『不說中國，美國人都差不多個個會玩。』

『喝！有這樣的神通？你先生是從美國……』

『唔，說老實話，我跑到美國去留學，自己一年到頭不要化錢一個！美國人只喜歡找中國人教他們打麻雀牌，一百個美金一月。我打得好，還要贏他們的。』

『嚇！——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去幹這個生意

呢?』

『嗤，你要懂得美文才行呀。』

那後生聽了格格的大笑了。

『美國人也叫麻降嗎?』那小白臉急急的問。

『叫 Po Jongg。中國到美國去的大宗出產就是這一宗第一哩。去年我回國時，正當他們在紐約開了一個會叫做 Home and Fashion Show，裏面我國的展覽品以麻降為第一獎。』

『嚇——!奇怪奇怪，爲什麼這東西有這麼大的神通呢?難道這還有什麼學說嗎?』

『有的是!』那後生噉的應聲說，『第一，麻降是一件雕刻，美術品。第二，打麻降有心理作用的。有個美國博士叫張肴醬的，他做了一篇麻雀的心理學，說的真不錯!譬如，我們拿着一張白版，』於是，他一壁說，一壁將一隻腕子那麼一扭，兩個指頭那麼搓了一搓，說，『指頭覺得光油油的，好，心裏就想，這一定是張白版了。所以，依心理學說，這叫觸覺作用!』

『嚇!——竟有這樣秘密呀。你們把這宗學說

闡明了，我們這班打老實牌配上桌嗎？』

『還是靠手氣！……就好比我自己，同中國人打包輸，同美國人打就包贏！』

『嚇！——我們這班老手去了不會發財嗎？』

正在談論得出勁時，門外忽的又叫起來：『總長出駕——』接着又是一陣革履聲，談笑聲，洋話聲。

總長出駕之後，他們私地開議找地方去打牌了。於是，左推右讓，歸留學生走頭，範翁躬着背走第二，下面就接着黑皮胖子周菊初先生，禿頂羅濟凡先生，晦氣臉黃正翁先生，漏斗胸王儒生先生，小白臉李蝶魂先生，一同嘻嘻哈哈的魚貫出大門來。只有麻鼻子朱隸華先生是佞佛的，大概不會信這些。

鐘打了四點又是三十五分了，大概他們幾位湊得起兩桌罷？倒是還要物色一個脚呢。

一個死者

阿桂從被窩裏扒出，連呵欠也破例不曾打，便急忙將那條白紐的元色短衫着上了。隨便在水缸裏澆了盆水，匆忙洗了一個臉，口也不及漱，他便聽到檯上的同事們連笑帶嘲的嚷出好幾次了。

因為昨夜失眠，他覺得眼前的事物有些昏亂。然而他絕不相信門外正街上的變象是由他神經錯亂所致的，而且在交易時的顧客們的氣色確乎有些可疑：他們有時長吁短嘆，有時朗聲的對同僚們問答。從問答裏他探出一些頭緒來，於是決定這無非是踵接昨日而來的殺人命案，依他個人的觀察，

不過較之案情要重大點罷了。

『老三，死幾個？』他一壁替那老客人兌換銅子——一五一十飛快的數着，一壁回過頭來，將那雙醜態模糊的眼釘住他身旁閒坐的那個夥計說。

『哦，你的耳朵在那裏，不聽見客人說，打死十幾個嗎？』老三不經意的答，帶了些鄙夷的神色。

他點清數目後，搓了搓手，又試探的問說：

『到底在那裏呢？』

『在那裏，真是睡得人不知鬼不覺。』老三把那副大麻臉一轉，末尾鼻腔裏還狠狠的哼了一哼。

他很感得一些羞慚，然滿腔還是充貯了狐疑和好奇。他把全幅注意力都聚匯在客人們的聲色上，可是他們除開一二憤懣的言辭外，再也探不到真確的消息，以釋心頭的疑結。他不得不常時趁機會溜到店門邊朝街心打瞭了。一羣羣擊白旗幟的學生們，混雜嘈亂的工人們，顯然和昨日一般，不過稍形激烈罷了。他不由的也自然吁了口氣，懶洋洋的馱着背坐下去，不知爲什麼十分鬱鬱不樂，又

不禁打起盹來。

『喂，快快關門！罷市！快，快！』忽然店門口嚷了一聲，三五個擎白紙旗的青年學生憤憤的跨進，只是嚷，旗紙拂得只索索的響。他很驚異，却連忙揚頭朝櫃房上望去。

『先生，有通……通令麼？不過……』那跋着鞋的大腹掌櫃連忙掙起，笑嘻嘻的迎上去。

『笑話，還有什麼通令！你那裏這麼不懂事？快關上門！人家都罷市了。你不瞧見對門那大綢緞莊嗎？』那幾個學生怒氣沖沖的說了兩句，腰一扭便竄出門了。

掌櫃的呆住，店夥們也呆住了。

『還是去下了窗簾，上起門板罷。』這是掌櫃的最後的動令，臉上帶了十分憂悶的顏色。

於是他不禁和他們一並立起，七手八腳把事物辦妥。窗簾下了，門板也上了，店裏突然陷成昏黑死寂的境地，毫聽不到外面一絲聲息。夥計們似乎都得到一些暢快，老武已經拍手蹈脚的唱出那纏綿的四川調，老羅已竄到臥室嘹亮的將胡琴拉

起武家破來。只有掌櫃，默默無言的在店中踱步，兩手不時撫着他那從臍下垂到袴邊的脂肉。

『老三，正是還有件事。這一罷市，難免有放出去的款子停滯了，恐怕不妥當……該去提取罷？』掌櫃倏然抬頭顧着老三說。老三正伸了一個，懶腰打了幾個呵欠，預備也進去。

『正是。並且這亂子若是鬧的久，恐怕連那點老本也會丟散。』老三迎合的說，皺起眉頭。『頂好趕緊這時便去取來。』

『派……老羅……你去穩當些罷？』掌櫃也皺起眉頭，摸着奶肉。

老三却應聲叫着阿桂。阿桂固屬有些恨老三的狡賴和對自己的蔑視，然這次使命他覺得較之從前有些異樣且新鮮。他的好奇心又衝動着驅使着他，心裏默許了沒有什麼話說。

『你去？』掌櫃對他說，凜然了許多。

『去也好。』他答，而又同時想到他的住在斜坡小巷裏的母親。這一去該看看她，並且憶起她替自己定製的那套新衣袴來。

掌櫃進步跨到櫃檯邊，在號簿上畫了幾筆，打了張領單，蓋了一個鮮紅的戳。待他走上去時，掌櫃已迎上來，說：『走法租界上直進城就是，義和豐你走過兩回，該知道罷。』

『知道。』

『那末一到那裏，就請他那裏的掌櫃明天提出那筆數目。這條上邊寫明啦，請他親送到這來，車馬費歸我付。你還說：我另外還有事同他商量，……明天早點兒來。』

他應了一聲，不覺已走出店門，掌櫃倒戀戀的送起他來，眼巴巴的望着他走。一陣光亮，嚷聲，——好像龐大的精靈似的——上壓他的心頭。他的眼只是往四處探看着。他才體會適才的疑問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他一面走一面後顧，因為人衆和陣伍是迎他來的。他只想發覺他們集合的地點。可是步伐遲緩了。差不多毫沒有進行，不覺間反轉向後來——跟着人衆一同走，口裏也只是亂嚷，——和他們一同嚷。他現在羣衆化了。彷彿他憑空來了一個和他百

死莫瀆的仇敵，使他滿腔充貯了憤慨與悲哀。

『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他和人衆一同嚷，往前面只竄去，可是越擠便越擠縫不開，四圍的人衆把他壓在腰脅底下使他連吸氣也費工夫。

『打——打——打倒……收回……』他還是亂喊，以爲大敵就在前面。

然而突然間前面一陣擾亂，人衆忽又如潮汐似的退下來，憤激的呼聲愈變成嘈雜了。『怎麼一回事？難道又殺人不成？』他想，但是也漸漸慌張，好似倏然間便處身到一所危在千鈞一髮的地位。

『趕快退！英國人架起機關槍啦！』他只聽見身邊的人喘吁吁的說。

乒啦啦，乒啦啦……

在這一剎那間，他的靈魂全部失掉了，彷彿一個半死的人在大波濤裏呼吸他最末一口的生氣。他覺得四圍的人都是一些惡魔，無情無人道心的捉弄他。他的喉頭好似一團棉花堵住了。所剩下的氣力，除開牽扎，掙扯，槌擊……外，不知道有何種

動作了。

乒啦啦，乒啦啦……

四圍的人衆都鬆懈了，身邊也空疎了，然而他的力氣消失，兩腿麻木得舉不起步來。他只是喘氣，蜿蜒成曲綫的往前跑，兩脚也拔不起來，直似釘在地面上。

乒——

忽然他耳膜上噙了一噙，心頭往喉上猛烈的撞了一下，全身的血脈一起亂轉，好像爆了一個開花彈。他眼前昏黑了，肩上負了一座山似的，旋了兩旋，直挺挺的輪到地上。

此後他想不出什麼，忘了在這個境地，忘了他的責任和使命，忘了他自己。然而他還是在殘夢裏徘徊，悠悠蕩蕩的好像看見他的慈母。——她照例坐在佛座下捻珠念佛，吐出那柔和的話慰問他，摸撫他，親貼他。只是他覺得自己好像啞住了……。

漸漸的連慈母的影象也糊模了，眼前化成灰色迷離的霧氣，一些黑影在裏面顛來顛去。

最後他的胸口忽沈重的動了動，他睜了睜眼，

似乎他還看見身邊那一隊得着勝利凱旋的英兵，
露出慘怖的笑容望着他，用腳蹴他。

小 岔 兒

小岔兒在這世人的眼裏，彷彿不應該生存着似的，但畢竟也活到七歲了。這可以說是全由他那年邁的祖父毛老爹嬌養出來的。當他未出世十五年前，他的父親還只有他這麼大，毛老爹將數年積下來的一點錢在這人烟寥落的白紙坊買了一片地，蓋了兩間蘆茅房。這希望宏大的老人就擬在此終老了。他先前想等待兒子出來圖謀大發展，然這宏願已空虛了；他又想待着孫兒，然孫兒還只有五歲，他已老病在那骯髒的土坑上了。

白紙坊雖是一片近荒漠的平原，然小岔兒生

出來就覺得這世界是一個離奇的美麗的幻夢，四圍的事物無有不使他發着那愴怳的疑問。當他的祖父抱他放在膝上講那些荒唐的故事時，他那帶灰色靈動的眼便張大着鎮定了，他的靈魂似乎只在故事裏面的追逐着，這世界給他的夢愈幻變了。

他的唯一的樂園是屋前一片圍了破籬笆——這是用蘆桿編的——的小方院。院裏有三株棗樹，幾堆垃圾和終年只鮮綠兩三個月的雜草；此外，只幾隻鷓來鷓去的烏鴉而已。籬笆門口朝着一帶高粱田，和那在煙靄裏半隱半現的北京城壁。他先前只渴想着城壁那面的情形，不久，他的祖父帶他去過一次，現在他又覺得那壁的房子，人，車，馬，以及一切爲什麼用城圍了而獨將他一家的人丟在外面。

『咱們是窮人啊，』他的祖父時常這麼替他解釋疑問說。『若是有錢，你爺也帶你上城裏住大房子去了。』

『爲什麼，你不中錢呢？』孩子便問。

他的祖父嘆口氣說：『你爺爺老了，沒有氣力

中錢了。』

『爸爸不是在中錢嗎？』

然這老人每聽到人說及他的兒子，兩眉便蹙着，只連連搖着頭；如不樂意時便重聲說一句：『這孩子不中用！』

小岔兒的疑問始終是無底的，似乎對於祖父無論對何種事物的解答總感到不滿足。小院裏的小石，蘆桿，土屑，樹枝……成了他變化無盡的創造品，到他完全感到無法再創造時，他便抬頭在天上找着疑問了。他看見老鴉，鴿子在天上翱翔，就問祖父牠們為什麼可以飛而人不能呢，祖父答說人沒有翅膀時，他又問人為什麼沒有翅膀了。

北京的冬天於窮人們是那樣的可怕，彷彿大難臨頭了似的，而小岔兒獨欣喜着冬天的來到，白雪的飛降。雪將世界改變了外形，改變了這孩子長久在苦寂中過着的心情。如其不受祖父約束時，他跑到院裏來將積雪堆成山，捏成人形，到他全身都冷僵了時，他才嚷着要他祖父抱他進去。他在室中得到了煖氣，站在窗口望着外面呆了；那一片瑩潔

的白色似乎將他的靈魂合而爲一了。

然他的父親最苦的時候莫過於冬天。當括大風的夜半他拉着洋車回來，一進門兩眼便僵直了，斷續的語聲像許多冷氣從喉間彈出來似的；有時他那受凍變成紫青色的鼻尖上結着一顆冰粒，當他偎近爐火許久時纔掉下來融化了。在這時他得以生存的是喝了一肚的酒，但爲着喝酒，他的妻便又乏計了，而又不欲勸勉他，同時，而又不欲因此減少爺每天發寒時所必進的酒食，因爲她對爺不能不盡孝道。故當丈夫每夜回家，將所剩餘的三四十枚銅子捫出來，她只得在這一點小題目上想盡她的計劃，到分配後僅零餘幾枚，他使用來買了一大包白乾土來和在麵粉裏，製成那黃硬得像一塊鵝卵石的饑饉，當地自己和小岔兒兩人的饑點。這樣，每年的冬天畢竟是過去了。

這一晌，秋光又將盡了。失了威力的太陽沉默的照着大地，和蓋了一張黃草紙一般。棗葉在樹幹上打着鞦韆，偶爾一口沙風吹來，便往空中翻了一個筋斗，落在牆彎裏跳幾跳，扒幾扒，吻着塵土發

出那渺小的呻吟。

小岔兒在這一天開始他的新生活了。他的母親替他將破棉袍改編成的小襖披上了，一頂光淨得不留一根毛的舊皮帽戴上了。他很愉悅。面上露着那憔悴的微笑。他將破柳條籃裏的紙匣疊成一座矮屋形，蓋了一面紙頂，糖放在頂上擺成許多方陣。

『好，咱們的小岔兒中錢了，』毛老爹盤踞在土坑上望着孩子帶笑說。『咱們的小岔兒是大人了。明年，後年，咱們的小岔兒中了許多錢，得穿皮袍馬褂了。再嚷一遍罷，孩子，你爺在這兒聽。』

『暖暖啊，洋糖！』

『再大聲點。』

『暖暖啊，洋糖！』孩子叫着。『外國來的嚕……又甜，又香，又脆，味道兒真好咧……』

毛老爹笑得仰身大咳起來，將面前一杯帶黑色的紅茶喝了，喝畢又笑。

『好罷，爺爺要歇息一會了，』小岔兒那黃瘦的母親挾着一捆高粱桿走進來說。『孩子，走罷；

太陽過頂了，媽媽送你幾步罷。』

『爺送！孩子，』毛老爹應聲說，便扒起來蹴着破履了。『……過一道橋，兩道橋，拐一個彎兒便到了胡同口。記住了嗎？』

『記得着，那回進城爺不是告訴我了嗎？』孩子將籃在臂上挂了，和祖父一同走出門來。他的母親拭着眼角嘆了口氣，蹲在坑下將高粱桿打散了。

祖孫出了籬笆門，在高粱夾道中徐徐的走。煙霾已散，北京的城牆露出全幅那黝黑色的顏面來，像在招迎他們。泥塘裏的枯葦和道旁的幾株白楊被風所打，不住發着那洪亮的響聲。雲雀們向高粱叢裏飛進去又忽飛出來，偵察什麼似的。

『好，小岔兒今天中錢了！』毛老爺在風裏抖擻的道。『回來時爺給你買好羊頭肉，買好糖包子了。』

『爺爺，我不喫羊頭肉。』

『爺給你多買包子罷。』

『我還得買一支筆，我要畫花兒。』

『好，爺替孩子拿出私家來！』

小岔兒喘着氣，走兩步便將籃在臂上換一換，和祖父一同走到一條橫在河溝上的木橋邊來。毛老爹咳了幾聲站住了，帶笑的揚手道：『記住啦，孩子！……慢慢走罷，待一會回來，爺在這裏候着你罷。孩子！回來時給爺買一包茶葉末兒哇！』

孩子應了一聲，拭着鼻涕叫道：『噯噯啊，洋糖！外國來的嚕……』

『別忙啊，進了胡同口再嚷罷……孩子！別跑遠啦！……』毛老爹在橋邊喊了一聲，孩子已隱在高梁叢的那面了。

小岔兒一路沉默的走，嘴裏只不住的囁嚅着，記憶中的印象只不住在腦中迴轉着似的。許多生疎而又熟悉的事物在他眼底交替的映顯了過去……不久，他已蹣跚的走到一個闊大的胡同口了。他只是朝前面張望，臉上呈着一點恐慌的情態。他全然忘記吆喝了。

他遇見一羣伏在胡同兩旁，那新毛初長的駱駝，在兩個倒臥在灰塵裏面呻吟的乞丐前面呆着站了一會，又蹣跚着往前走。他斗然聽見一片銅樂

聲，引起了他過去的夢境似的，又走到一個水菓擔面前站了。望着那奏着動聽的銅盞的紅臉漢子，他又呆了許久，彷彿心裏起了那輕微的波動。

後面忽發出一陣奇突的叫聲來，他忙轉過身去，便有一輛坐了兩個太太和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的汽車像坦克大礮似的駛來，在他身邊擦了過去，揚起的一股灰塵，將水菓擔完全籠罩了。那漢子將木片在酸梅湯缸裏一攪，叫了一聲，瞥了他一眼道：『怎麼？這孩子……也做小買賣嗎？』

『那是什麼？』小岔兒望着汽車的後影問道。

『毛大蟲！……』那漢子漫聲應着，又將銅盞敲了起來。

對面一間矮房裏，跑出三個着小學生衣服的孩子來。他們笑鬧了一會，在街旁的空氣上畫了許多田字形，接着拿出幾張香煙片來在牆角放了，便一同舉手發拳道：『一，二，切！』那扁臉的孩子占了勝利，便跳到那田字形裏來回的將一片瓦塊蹴着，一會，忽蹴出外面去了，大聲嘆了一口氣走出來，在空格裏畫了一個零。

小岔兒驚奇的拽着籃走攏去時，第二個尖嘴的孩子繼續的蹴了，但一舉足那瓦片便飛出去了。他在旁邊笑了一聲。

『走開走開！這小子……』那扁臉的走過來將他撐了一掌罵道。

他站得遠遠的看了一會，左面那高大的房子裏忽發出一片笑聲和一串銅喇叭聲來。他提起籃朝那門邊奔去，便看見門裏面那小花院裏中央蹲着兩個肥胖裝飾美麗的孩子，一個吹着小喇叭，一個開着一輛小汽車，旁坐的老媽子抱着一個小娃娃在大聲笑鬧着。汽車開動了，在那磨磚地面上駛，直碰在牆上又倒退了回來，那小娃娃舞着手笑，同時小岔兒坐在石階上也大聲放出笑來。

『出去！』那吹喇叭的翻身來叱道。

小岔兒驚恐的看了看那孩子，將籃提着扒起來。那孩子趕到門外來，舉足將他的籃蹴落在地下，便叉手立在旁邊。小岔兒癩着嘴哭了一聲，拭着淚蹲下來拾糖時，那孩子奔過來又在他背上踩了一腳。他哭了。

『得了罷，三少爺！』老媽子在那壁叫道。『這孩子不是叫化，讓他去罷。』

『這混蛋東西！』那孩子將臉一歪罵道。轉過身去復將喇叭嗚嗚的吹起來。

小岔兒哭了兩聲，將糖一顆顆的拾了，用衣襟拭去上面的灰，在匣裏擺齊了，便突着嘴提了籃沿着牆根往前走。然不遠一股幽淒的風琴和合歌聲傳來，似乎又將他的美夢喚醒，又在一所高大的門旁挂着一塊長牌的房屋前站了。

那是一處小學校，門裏展着一方四圍植了花樹和擺列了許多運動器具的小操坪。那雕鏤得極精緻的走廊邊坐着一個年青的衣飾時髦的女教師在按着風琴。場中間一羣穿着美麗的舞衣的孩子便和着琴音舞蹈着合歌。

小岔兒張大着兩眼瞧在門裏又呆了。他登上石階，在門邊怔怔的坐下來。歌聲在這一片空氣裏抑揚着，似乎將整個世界都幻化了。小岔兒的眼睜着不動，兩顆淚徐徐流了下來。

『怎麼了？這孩子！』那半老的門房負着兩手

走到門旁來道：『這裏不能做買賣；走開罷。』

小尫兒不答，只望着那羣合唱的孩子們。

『喂，走開！』門房叫道。『……這裏不是你待的地方，……這孩子，做買賣就這麼待着行嗎？』

小尫兒望了望那門房，瑟縮的提着籃走下石階，在照壁前站了。那羣孩子們的歌舞止了。女教師離開風琴和他們一道進裏面去了。一會，一兩個三四個一夥的挾着黃書包散學出門來。他們的笑容，跳躍，呼喚……把小尫兒的視線都撩亂了。他目送着他們在街口隱了，才斂了神，依舊徐徐沿着牆根走，在一個坐在街旁石礮上呻吟的老嫗嫗前面站了道：『媽媽，您好？』

那嫗嫗招起那細小得和兩顆扁豆的眼望了望他，嘆了口氣道：『孩子，怎麼啦？』

『媽媽，我問您，那屋裏是幹什麼的？』孩子放下籃支吾的問。

『唉，孩子，這麼大兒就做買賣媽？』

『我爺叫我中錢，媽媽。……那是外國學堂嗎？』

『唉，可憐，孩子，我的耳朵聾了，聽不見。』

小岔兒打了兩個噴嚏，在嬤嬤身邊坐下來。

『天晚了，早點回去罷，孩子。』嬤嬤說時又嘆了口氣。

『我還得做買賣，媽媽。』

『天晚了啊……你住在那裏呢？』

『白紙坊。』

『那裏？』嬤嬤攢着眼對孩子轉過耳去問。

『白紙坊！媽媽，』小岔兒附在她的耳邊說。

『白紙坊？遠着哩！還是早點回去罷。你的媽在嗎？』

『我媽在家；她叫我出來中錢。』

一會，嬤嬤又嘆口氣道：『你今天中了多少？』

『還沒有中。』

『多少？』

『沒有中！媽媽，』孩子又附在她的耳邊道。

『唉……可憐。這糖賣什麼價錢？』

『我爺說要買三子兒兩。』

『三子兒兩？太貴了啊，孩子，人家願意買嗎？』

『做買賣的還沒有來，媽媽。』

『我給你買一顆罷……』嬷嬷在身邊掏了許久，掏出一個銅子和五個破錢來。『……給你，孩子，你不懂做買賣啊。你怎麼不嚷哩？』

孩子收了錢，將一顆糖交把她道：『媽媽，謝謝您。』

『好罷，早點回去。媽在家候着你哩……』嬷嬷將糖用一塊小破紙包了，捏在手心裏。

孩子應了一聲，拭着鼻涕，依着牆根回身徐徐的走。

那三個蹴瓦片玩的小學生向他跑了過來。

『賣糖的！』那扁臉的喘着氣在他面前站了道：『一個子買幾個？』

『我爺說要三子兒兩。』

『呸，人家買的一個子兩！走。』那孩子便將兩個一拉走了，又返身來道：『我給你這個換糖好麼？』接着從袋裏拿出一張美麗的香煙片來舉着，對他一攢眼。

小爺兒望着香煙片一會道：『你給我先看看

好麼？』

『不成！我一張要換十顆糖。』

『換十顆？……換五顆行嗎？』小岔兒呻吟道，朝那孩子走攏一點。

『不成！喂，十顆！不換就拉倒。你瞧罷……這上面有紅的，綠的，黃的……還有金邊兒。』

小岔兒又呻吟了一會歪頭道：『換！』

這孩子便將香烟片捧在籃裏，數了十顆糖，飛跑到那壁正在爭鬧的同夥後面大笑了起來。

小岔兒將香烟片攪在手裏，微笑的瞧在上面，用指尖去拈拭上面的金色印。

那兩個尖嘴的和胖的孩子忽趕來了，圍着他，各掏出許多香烟片來和他換糖。

小岔兒搶到他們的面前看看，只帶笑的張着眼。

『換不換？』

『換！』

兩個孩子便爭搶着糖，各人抓了一把，叫着：『整二十個！整二十個！』便一齊大笑着跑了。

屋頂上的陽光由黃而紅而消逝了，小岔兒拿着香煙片一面瞧着，嘴裏嚼嚙着蹣跚的回到白紙坊來。

毛老爹的咳聲從木橋邊傳過來。他坐在一堆高粱桿上候着他的孫子許久了。

『爺爺！』小岔兒拖着籃跳到橋邊來喊道。『您瞧！多好看。』接着將香煙片舉起，和身一併投在祖父的懷裏。

毛老爹正咳的喘不過氣來，帶笑道：『好孩子……中了多少錢了？……』便將孩子的籃裏的糖數着。

『爺，您瞧哇！這片兒多好看。』

『唉，孩子！好，你中六吊多錢了嗎？』毛老爹數畢糖，大聲欣喜的說。『起來，話兒兒叫！孩子，哈哈，今天中這麼多錢了！趕快回去喫蒸餃子去罷！媽在候着你哩。』

『一個老媽媽跟我做買賣……爺！給您。』孩子將那十五文錢拿出來。』

『怎麼……還有呢？』

『還有幾個小孩，……他們說用這片兒換。』

『甯!就只中這麼一點兒嗎?唉，孩子!還有五十多顆糖呢?』

『他們說……說用這畫片兒換了。』孩子帶顫聲說。

毛老爹頓腳沉聲嘆了口氣，發怒道：『你這小傻瓜!誰叫你用這個換?唉，你發昏了!孩子!』接着將孩子手裏的香煙片搶過來朝高粱田裏丟了。

『爺爺，我不是小傻瓜……我……我忘記了!』孩子說時哭了起來。

『誰叫你忘記?你這傻瓜!你這小烏龜!小混蛋!小醜嗎!爺要擰你，叫你媽捶你!……唉，我的天老爺……你不是發昏嗎?唉!』

『我不是傻瓜，我不是小烏龜，我不是小混蛋……嗚嗚……爺爺……』小岔兒彈着腿大哭起來。

他的媽從籬笆門口奔出來喊道：『爺!……孩子怎麼啦?』

毛老爹氣得正在發抖，拭眼道：『別哭了罷，

孩子，媽來了。讓她知道了可不成！……爺饒你一回罷，下次……快，別哭了罷。』

小岔兒止了哭聲，嗚咽的拭着淚。毛老爹蹲到田裏將香煙片拾起來，嘆了口氣。

那婦人走過來切齒道：『孩子，媽又得攔你！你跟爺又賭氣了嗎？』

『不是，不是，』毛老爹帶笑道。『孩子剛纔摔了一交，不妨事：好，回家走罷。可是媳婦，孩子今天中六吊多錢了。』

『唉，真是爺福氣好啊。中的錢呢？孩子。給爺收起了嗎？』

『爺收了給孩子留私家了。哈，一天六吊，十天六十吊，一年你看有多少吊？哈哈，孩子過兩年就發財了……唉，不中用，慢慢兒走罷。』

那婦人帶笑的替孩子重重的拭了拭鼻涕，提起他的籃來，低聲道：『沒有摔壞那裏罷？』

『不會！有爺保鏢！』毛老爹不服氣似的道。『你瞧爺怎麼會給孩子摔壞呢；一倒下來不就給抱住了嗎？』

他們回到家，夜幕漸漸降臨了下來。孩子母親跑到廚下，將鍋裏蒸的饅頭起了。毛老爹進房便在坑上蹲了，只是嘆氣。孩子坐在門邊，將香煙片玩弄着，忽抬頭望了望天空詫異道：『噯！爺爺，您瞧，天上怎麼紅了一大塊呢？』

『唉，不中用……』毛老爹兀自嘆了一聲道：『天紅了嗎？那是起火了。』

『天上沒有劈柴麼，會點得着火呢？』

『你又傻！火就只有劈柴點得着嗎？』

『那麼天上用什麼點火呢？』

『風啊，孩子。』

『風怎麼得着火呢？』

『唉，孩子，小風小火，大風大火；沒有風那裏會有火呢？唉，氣壞了……孩子，明天不用做買賣了罷。』

『我可是還得進城上學。』

『上學？……啐，這傢伙；你學什麼？』毛老爹說時喝了口茶，躺下去說：『唉，不中用！』

小岔兒望着天呆了一會，徐徐唱道。

『哎哎哇，黃的，紅的，藍的，
金邊兒哇！天上起火了，唉唉哇，
天上起了紅的，黃的……火啦……
唉唉哇，可是沒有劈柴，沒有煙，
唉唉哇，哎哎哇咧……起火了！

可別掉下來，給咱們的茅房燒壞了。』

他的母親叫了一聲『別樂了罷，』將餐點拿進房來在坑中央列了。毛老爹嘆了一聲：『不中用！』扒起來，叫孩子一同用餐。他從坑邊挪出一隻小玻璃瓶來斟了半杯酒呷了，又道：『唉，不中用！』

孩子朝着祖父在坑上跪來，瞧住餐點瀟嘴道：『我要喫蒸餃子。』

『明天罷，孩子；中錢了還怕沒有好的喫嗎？』那婦人走出門道，將在院裏逡巡的一隻野狗趕走，關上了籬笆門。

孩子慢吞吞的咬了半邊饅頭，一會，打了個呵欠，眼皮垂了下來，便扒到坑彎裏躺了，又打了個呵欠道：『爺，拿畫片給我帶了睡罷。』

『老是這樣的！你不怕餓癟了肚嗎？……唉，不中用，畫片給牠丟了罷。』

『不成！』孩子發怒的叫。毛老爹笑了一聲，將半邊饅頭吞了，展開那油黑的被來替孩子蓋了。孩子捏着畫片，鼻裏漸漸發出微鼾來。

毛老爹畢了餐時，室中全黯了。北京城裏喧聲和一陣陣蒼蠅的喧聲似的傳過來。附近起着一兩處犬吠聲和蘆葦在風裏不時的響動，好像沈在一片靜寂的大海裏。屋裏面的鍋蓋聲，洗盥聲，關櫥鎖門聲也依序靜止了，那婦人在黑暗裏撲進房來道：『爺就睡了？喫飽了嗎？』

『飽了。媳婦，你該早點歇息罷。』

『還得候您的孩子回啊……』那婦人在炕邊坐了，一點星光從壁罅裏照在她那被兩手遮捧了的面上，發出那黯灰色來。

野外的狗吠聲愈加獾厲了，城裏面的馬車鈴和汽車喇叭聲漸清晰了。

『唉，不中用！』毛老爹翻了翻身，又低聲嘆着。

『爺，你有什麼不樂意嗎？』婦人打破了沉寂道。

『沒有！我說自己老了，不中用了，穀叫媳婦受苦啊。』

『說那裏話，爺，您真是……媳婦在您家整天都樂着哩。』

又沉靜了，房裏面的隱處發出一片悉索聲，接着一大串老鼠竄到室中吱吱嚷嚷起來。

婦人尖着嗓子作了一陣貓叫，老鼠聲漸止了。

『趕明兒還是讓我到莊家去討一個狸奴兒來罷。』毛老爹咳了一陣道。

『爺，沒有飯給牠喫，牠待得住嗎？』

室中又靜了一會，籬笆門外發出一陣痛楚的呻吟聲來。婦人忙起身開了門，外面的一線燈光射進室中來。

『孩子回來了？』毛老爹咳着道。『怎麼啦？又跑壞了嗎？』

燈光和呻吟聲經過了小院，一個破衣骨瘦的男子彎着腰捏住肚走進來帶顫聲道。『唉，我痛壞

了，快給我倒盃開水來罷。』

『孩子，怎麼啦？』毛老爹扒起來道。

『哎，我的肚痛壞了，』說時那男子在坑上躺了。那婦人歎歎的走進來道：『爺，您起來給他摩摩罷……我燒開水去。』隨即將那洋車上的掛燈朝鄰室一照，奔去了。』

『唉，我痛壞了……爸爸，您睡罷。』

『孩子，孩子！怎麼啦？……你又是喫壞了點心嗎？』毛老爹在黑暗裏摸索着道。

『唉，我喝了馬槽裏的水……天老爺，我痛壞了啊！……』

『孩子，你怎麼這樣傻吓！』毛老爹帶哭聲道。『誰叫你不喝乾淨水嚙！孩子。』

『痛壞我……我……』接着叫了一聲，發哮喘似的大喘起來。

『媳婦！媳婦！孩子不好啦！』

婦人跑了過來，火已在竈下畢畢剝剝的響了。

『唉，唉，天哪！把我痛壞了。』

『孩子，孩子！……』

~~~~~  
小兒兒在坑灣裏發了一陣夢囈，嗚嗚囈囈的  
唱着斷續的歌。

外面忽然括起大風來，將蘆葦括得噼噼的作  
巨響；獾厲的狗吠聲被風括去，忽又括回來，將這  
小茅房震得噍噍的發抖。

十六，十，一九二七年，於上海。



## 一個瘋人

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 S T 師範學校教書時，因為求環境清僻之故，特地搬到西城一處滿目盡是黃塵野草的小胡同住了。那裏住的都是一班貧民和那在各部裏辦小差的窮苦職員。早晨，中午，夜間都在一種荒涼的死寂中過着，或許是那班人們的靈魂已死寂了罷，我的腦裏終久只留着他們枯焦黃臘一般的臉的印象和蠢蠢無生氣的行動。

我的住房雖清敞，但因自己的心情爲了環境之故總覺有些悒鬱。院中那小花，如蜚的草，鴿子，瓦雀，棗樹……似乎都失却了生氣，在一體沉悶的

雲圍中存留着。到校教課回時，這情形更其使我按捺不住起來，只得拚命的唱歌，打琴，吹笛子……再煩膩了時，便跑到街坊裏一間小酒樓上去喝斤來兩斤黃酒。

那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我出了學校便一直朝那酒樓走來。上了樓，揀着一個較清雅的座位坐了；伙計知道我的脾胃，不待問便將兩壺黃酒和一盆豬頭肉捧過來擺了。

『先生，還要別的吗？……』伙計問着，繼而諱祕的朝隔壁努了一努嘴低聲道：『……聽見沒有那人？』

我驚訝的往鄰座看了一眼。那是一個中年，像似很窮苦；那灰黃的長竹布衫和頭髮蓬蓬的後腦即刻使我生出一種陰森的印象。伙計微笑的看着我，正待續言，那中年忽一抬頭，將一壺酒往喉裏猛灌下去，啞啞的兩聲吞了，接着，很安甯的吁了口酒氣。

『再來一斤，伙計咧！』那聲音正和裂布一樣。

伙計應聲趨下樓去了，我開始啜酒，想起了世界上許多失意的人和失意的事。

『喂！今天初幾？』那人忽顧我問道。一幅青灰的臉和鮮紅的眼竟使我駭了一駭。『……死信！』我立即想，便道：『陽曆十三號罷，舊歷我記不清了。』

『什麼話！你不是中國人麼？……』那人望着我大聲喊。

我沒有回答他，做個鎮定的模樣只喝酒。

他見我不答，便呆了許久，忽而輕輕將額頭拍了兩聲陰鬱的自語道：『……嗟，仲蓀，你又忘記了麼？……你不是有希望了嗎？……哈，哈，不錯……哦，出口失言，……』於是走到我的桌邊拱了拱手笑道：『……嘿嘿，失禮失禮，……先生，不要見怪哇！』

『不要緊，你不過多喝了幾杯酒罷。』我答了一句，原復啜自己的酒。

他正欲攀談，看見我這沉冷的神情便又縮回去了。

伙計將一斤酒擺在他面前，悄悄走到我的桌旁來低聲說：『……今天，多好的天氣！您瞧。好多了，昨天可不對勁兒……』說着，又一努嘴，似乎表示是在說他。

我叫伙計離開，想這人的情形也不過爲酒所傷罷。在沉默中我無聊的看了看窗外的街道和稀疏的雲煙樹影。我想起了自己應當戒酒；誠然，我尙是一個健在的青年啊……爲着什麼要這麼自戕呢？……

『好的·好的。……空前絕後的大著作：哼，不是嗎？……誰配說不是？……』那人一面喝酒一面自語着，瞅住桌旁那一束紙包。『……明天，後天……一定可公之於世哩，哼，……她不會看見？寄她一份罷……自然哪！也得叫她悔悔過哇！……哼，她是什麼東西！不識英雄。……得了得了……我難道全爲着她而出此耶？…… No, No, No, it is not !』

伙計彷彿很驚悚的對我揚了一眼。

『……這一來，可不成了歌德麼？……不是不



是，不要學外國人！』他繼續唸道，『……我嗎？老實說，屈靈均……流也！……誰說不是？……不做官，又不忘情故國，又流落在異鄉，……皆屈聖人之一轍也！……哈，哈，見罪，見罪！屈老先生，你真有當仁不讓之風咧！』說着，又那麼將一壺酒仰灌下喉去。

『得了罷，先生！酒喝多了可不是好玩的哩。』伙計冷聲說。

『放你的屁！酒不是喝的還是幹什麼的？』那人罵了一句，吐了一口酒沫，將四角小洋朝桌上一摔，挾起那紙包迎風拽柳的撞下樓去了。

這應該是一個學生出身的罷？我想，望着他的影去後，她——或他，是什麼樣的人，與他又有什麼關係呢？是仇隙？是戀愛？……但這人竟還有戀愛的歷史嗎？……想着，不久我便將其淡淡的忘掉了。我將酒量壓抑下來，吃了一碗湯麵，會了鈔，便下樓回到我的寓裏。在微微醺醉中，我將笛吹了一曲，便迎着殘秋的陽光在榻上安臥了。

正在夢中，我忽然醒了；只聽見外面一片慘酷

的大哭大叫聲。那聲音我辨別不出來，彷彿像一個老嫗。立即，跳起來馳了出去。正在那酒樓旁邊我看見遠遠的圍着一堆人，哭聲即從那裏發出。跑近去一看，啊！原來就是那中年，站在人中間哭着，將兩臂只朝天亂舉亂揮，腳在地上頓着，揚起一股灰塵。

『哎呀……去了去了！……狗！哎呀！那個狗偷了我的……去了！……天乎天乎，荷荷！哀哉，吾之性命之精靈哇，……失去了失去了！……我哇，只有死的一條路途也哇！……嗯嗯……哈！不在這裏麼？狗！呔，拿來！你偷東西，打！打！打強盜！』那人正在號哭，忽然朝一個挾着包裹的窮伙計模樣的少年奔去，扭住他只打，將那包裹拼命的搶。

『哇呀……恁，您錯啦！……先生先生！』那伙計驚駭的叫道，和他拚命的扭結着。我禁不住了，跑上去給他兩人使勁的分開。那包裹已被扯碎，撒了一地的麵粉。伙計脫了把持，飛似的叫喊着跑了；四圍的人也跑開了。遠遠的站着發呆。

『……哇呀！我失去性靈之魂哇！我的生命

——哇呀，去了去了！……天乎天乎！喝啫，在那裏！狗！讓老爺來拿你！……』那人接着號叫時，忽然又朝一個遠遠站在牆根的提籃的女孩子追去，兩隻手和打鞦韆一樣。

那女孩子嚇的呆了，動也不動，當這瘋子追上去攔着她時，她驚的大哭起來。我正欲跑上去，兩個老嫗哀告着將她搶開了；那一籃小菜和醬油瓶，豆腐碗已經碎撒在塵土裏。

我只得拍了拍他的肩問道：『你爲什麼事這樣傷心呢？剛纔我們同在酒館裏喝酒的時候你不還是好好的嗎？』

『……哇呀！不是不是！……嗯，屢！失了！……天乎天乎……』他只是號叫。

『不是失掉一包東西嗎？……』我問。

『失了失了！……哇呀，我的靈性的精啲！……』

『……失了你怎麼不找呢？』

『……失了失了！天乎天乎，鴻飛冥冥哇！……』

我看他只是哭叫，便朝那一羣人走來，問他們可看見他失去的那紙包沒有。他們都搖着頭……

我知這事絕望了，正預備回寓時，忽有一個齷齪孩子跑過來對我說：『……驢兒那小子在胡同口外檢起一包東西，我看見！……』

『驢兒？他現在那兒？』

『在他家裏！那包裹兒也在他家裏。』

『他家在那條胡同？』

『就在這胡同西邊四十一號。』於是，他招着我往那裏跑了過去。走到一間破窰裏，四壁盡掛着布條，地上推滿了紙屑和碎瓷，——是一所換取燈的老嫗的住處。一個孩子在坑邊正拿着那包裹裏的紙本拆着，口裏哼着小曲。

我將二十枚銅子將那紙本換了出來，正擬交與那瘋子；他卻早已望見了，飛跑過來將我扭着只叫『打強盜！』

『我替你找了出來的！你還鬧什麼？』我叫着道，將那紙本送在他懷裏，將他推開。

『哈哈！……是麼？還在麼？幸福之光明喲！……哈哈，去去；趕快去！好了好了，多謝天公！』他將紙本翻了一通，便朝胡同口外飛跑了去。

事過了三天，我爲着出版事跑到W街一所報館裏來。那報的副刊編者是我的一個老同學S君，當我走進編輯室時，他很倉皇似的站起，讓了坐，便對我愁着眉嘆了口氣。

『爲什麼這樣不快暢？稿件太多了嗎？』我笑着問。

『倒也有…不過…哎，這幾天真碰鬼……』

『什麼？報館裏發生不好的現象嗎？』

『不是。來了一個強盜！這人好像有點瘋……你看，就爲的這件東西。』說着，他將一本稿從抽斗裏掏了出來交給我，臉上露着一點稀罕又愁鬱的笑意。

『哈！就是那本東西！』我不禁失聲道，『……這東西是一個瘋子的，那天……怎麼就到這裏來了呢？』接着我將過去的情形說給他聽了。

『是嗎？依道理，這應該是篇傑作了，爲什麼！』

『他還自比爲哥德和屈靈均呢；可是果真太壞嗎？唉！……奇怪！這人難道就爲作文章瘋了不

成！』我更疑惑起來。

『也恐怕爲着——「一點兒酒，一點兒戀愛」罷，正如聶俄的這句詩一樣。……我看了，實在不行；可是這位先生那天跑來便馬上叫我登，說是他生平得意之作，情節皆他一生的血淚痕跡。我看了一遍，便回覆他不好登；他聽了馬上就拍桌大罵起來！沒法，我只好將他放在這裏想法子！稿費十三塊錢……這簡直是他搶了出去的，起首他還開口要求一百塊哩——這樣的東西！哼……昨天今天又來了，守在這裏嘮嘮叨叨的只是鬧；簡直打也打不出去。』

我很訝異的呆想了一會，將這稿本翻開看着。那題目是「悲鴻失侶記，」署名爲田春廬居士綠寰原著，未央子附註。全篇皆模仿新文藝的體裁，用文卻全是舊辭藻，上面還加了不少的連圈。我將他瀏覽了一番：

『……嗚呼，人非禽獸，蓋靈魂之爲物也。靈魂不滅，而天必殛之，使其生靈塗炭，憔悴勞形，不亦哀哉……（再看第二頁）月之七日，是時也，玉兔

方昇，繁星已遍，予挾此孤寡之哀心，漫步於西堂之路，玉簌之橋，思及往事，不禁淚下如綿焉……（第四頁）嗚呼，西方之歌德乎，爾作少年維持之煩惱之文，與東方之屈子可謂無獨有偶矣……（第九頁）彼姝乎，見我此灰白之容，英銳之貌，仰天嬌嘆，酸淚奪眶而出，墜於我絲羅之襟上……（末頁）痛哉痛哉！彼姝去矣！吾又安能望其不去耶？嗚呼！……』

看了，我的肉不禁起了麻，笑了一笑。

『怎麼樣？真是無法可施！』S君噴口烟道。

『退還把他不行麼？』

『就是退不去呀！他只叫我登，哈哈，他說以名譽生命為擔保，如果是不好的話。』S君那愁苦的容貌又露出。

『我看……改一改替他登罷。這人，我想或許是果真為了失戀的緣故。不然……他寫這個幹什麼？』

『也許是的。不過太不通了！……他還是個大學生哩。啐，這樣大學生……學什麼！』

『能夠把失意的事來寫作文章，總還是不錯的。……真的，他或許也想做做哥德，不過，可惜太沒有天才，而且是個腐儒。……』

『唔唔……』

『要真是一篇傑作，那可不但他一人得了榮幸，就我們的文壇也增了不少的光彩呢。……不過，我覺得無論傑作不傑作，人間失意的事總還是一樣的罷；一個天才的苦痛與乞丐的苦痛價值雖有高下，其性質又有什麼分別呢？……』

『唔唔……』

『那麼，B君，我看你還是費點工夫，給他修改一頓登了算了，那瘋子的要求，未見得不是他的苦心啊！』



封 底